

第一卷第一期

靈
峯
要
誌

北

恆善社廣告

靈學要誌一書貫澈三教真理堪供靈哲學家之研究其間所言性命因果尤足勸世化俗且售價贏餘悉數作爲慈善事業之用並非營利性質零售每期大洋四角凡預訂全卷者（全卷分十二期）納費大洋四元先行惠寄由本社給以收據爲憑按期陸續寄奉續閱者再行續訂如能定購多份轉贈他人以廣傳播功德尤爲宏大

R
290
333

誌 要 學 靈

靈學要誌第一卷第一期目錄

靈學要誌緣起

孚佑帝君法像

附攝影記

碧眼仙子法像

乩畫乩字類

孚佑帝君畫像

關聖帝君乩書祝辭

宏教真人乩書祝辭

德化真人乩書祝辭

上覺道人乩書祝辭

覺上人乩書祝辭

孚佑帝君乩書橫幅

董仙乩書惜福二字

孚佑帝君自題像贊

岳武穆王乩書祝辭

白雲仙子乩書祝辭

風徽伯乩書祝辭

瞿真人乩書祝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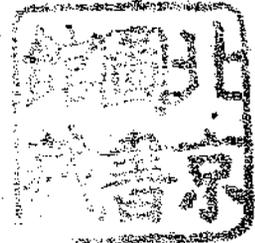
洞仙乩書祝辭

董仙乩書酒詩二字

孚佑帝君乩書靈學要誌四字

刊在封面

目 錄



7976611

序文類

孚佑帝君序

宏教真人序

降魔大帝序

論著類

白雲仙子原人

宏教真人信神惑神辨

燃燈佛三教一體說

觀音大士訓人求佛真諦文

藍仙采和神解

孚佑帝君戒人為生不為死文

宏教真人光氣辨

風徽伯神仙語

風徽伯鬼神語一

風徽伯鬼神語二

風徽伯鬼神語三

西哲亞利司多德勸人為善文

詩詞類

計一百四十一首

記事類

自己未閏七月初六日起至九月念九日止

軼聞類

張女士

梁氏義行

邊夫人

靈魂奪舍

西人靈學記述

神語紀述

附錄類

孚佑帝君危言

孚佑帝君扶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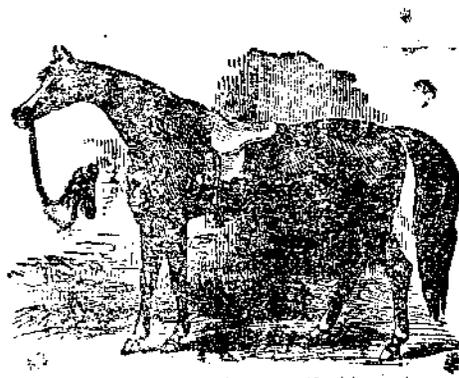
雲蔚仙子神光說二

孚佑帝君迷信論

雲蔚仙子神光說一

碧眼仙子述影

目 錄



靈學要誌緣起

靈學要誌與滬上盛德壇靈學叢誌名義類似。或以事近重複爲嫌。然孚佑帝君命名之深意。固別有在焉。請述顛末如下。先是帝君慨世道人心。日卽陷溺。在河南設廣善壇。邀集諸聖仙佛。宣示化世真規一書。數易寒暑。以諸未完備。書輒中輟。已未春。帝君命廣善壇員至北京結緣。夏間又促之行。孟秋迨君仲良等乃同蒞都門。仲良與朱翰墀昆仲有舊。叙談廣善壇種種靈異。朱氏昆仲固虔事帝君。有年。爰約於閏七月初六日。試行請乩。當奉帝君諭。擴張善業。特准創立悟善社。頒示社規。有一世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賑災無資。惟勞筆墨。口舌以圖挽救之語。並訓廣善壇員。力求善業普及。不負命汝等來京之意云云。是帝君自化世真規中輟時。卽注重及此。嗣帝君又允邀在天諸神。宣示訓世之文。命參考靈學叢誌。精付鉛印。名曰靈學要誌。意在太慈大悲。使世人道德日益進化。蓋靈學叢誌考驗鬼神之真理。闡究造化。

之。玄。妙。而。靈。學。要。誌。則。以。補。救。世。道。挽。回。人。心。爲。要。義。靈。學。叢。誌。所。以。淪。人。之。性。靈。而。靈。學。要。誌。所。以。規。人。之。言。行。二。者。實。相。輔。不。相。悖。也。既。命。要。誌。刊。成。後。分。寄。京。外。各。壇。又。命。先。與。廣。善。盛。德。通。聲。氣。他。日。當。有。諸。壇。互。成。大。善。業。之。一。日。又。謂。任。此。大。善。業。之。責。者。有。盛。德。壇。同。善。社。悟。善。社。三。部。分。愈。可。見。帝。君。之。錫。名。爲。靈。學。要。誌。者。具。有。各。壇。互。相。輔。助。合。力。進。行。之。深。意。何。患。其。名。義。類。似。耶。本。要。誌。第。一。期。序。文。凡。四。奉。諭。刊。登。者。三。帝。君。曰。藉。神。道。之。糟。粕。挽。末。流。之。頹。靡。宏。教。真。人。曰。其。意。卽。牖。民。覺。世。之。意。其。用。卽。輔。國。宏。教。之。用。降。魔。大。帝。曰。非。僅。爲。鬼。神。問。題。之。說。明。將。以。輔。乎。德。教。而。革。夫。民。心。此。皆。爲。本。要。誌。確。定。真。意。義。發。揮。真。精。神。殆。卽。化。世。真。規。之。變。相。洵。與。靈。學。叢。誌。同。工。而。異。曲。分。流。而。合。源。也。敢。以。貢。諸。當。世。明。哲。君。子。

悟善社謹識

庚申年三月十九日正午悟善社敬攝



碧

眼

仙

法

像



庚申四月二十九日巳時悟善社敬攝

孚佑帝君攝影記

庚申二月二十三日。本社因第一期靈學要誌將次出版。叩請神靈攝影。藉以堅人信仰。並闡揚神明濟人覺世之婆心。適值長樂金仙降諭。大致謂。帝君欲命此社照盛德壇。攝取諸神佛及靈鬼真像。奈社中人誠偽參半。縱使靈光預備。難保人事無妨。汝等身懷官箴。志存利濟。品行不慮不端。規則或恐疏忽。倘以人言致疑。終成刻舟之劍。茲屆靈學要誌出版之期。勢難半途而廢。帝君命於二十六日。由悟真即王君秋渠學復即戴君問子侍照。他時可擇極好照相者來照。初次總不如本社人好。以其有誠心。易於感通。洗時亦須焚香誠心。

二月二十四日。吳仙諭攝影一事。帝君極欲惠賜此社。恐人心不能貫澈。弄巧成拙。反滋人疑。雖然不為固拒。以阻汝等之志。二十六日仍試為之。能顯像與否。須視誠感耳。貫澈者。以諸人精神注射。照片之對面。要十分誠敬。心存借像警世之念。雞之於卵也。不惟暖之使溫。必側目注神。以孵之。故雛生焉。今

於虛空中欲生色相。自非人之精神。注射得力。安能顯耶。

二月二十六日晚七時。劉仙諭備球形小電燈一個。將黑布幔懸於東壁。照員獨理照機。於未照先及已照後五分鐘。不許一人亂動。照時諸人在機前。淨心。注目於前面。若有神在其上。照時用電燈全室燈光皆滅。獨留電燈一。用黑布幔。幔下亦置香。汝等切忌亂擾。因人神孚感。只此幾希。若人之心志動搖。斯神之感召。莫及。諸人靜候。帝君卽至矣。逾十五分鐘。帝君駕果臨。示詩云。運極否時。泰自回。風吹桃葉下。天台癡心欲。繪人間影。笑向人間親。寫來蓋卽事。口占也。旋命諸人誠心。注目鏡口對面。遂由照員拍照。惟諸人雖極誠靜。而王君於照相一事。向未涉獵。僅遵卮示指點之法。辦理於光線步位及種種手續。全屬茫然。誤將照相機距離黑幔二十餘尺。又疑神影在高處。鏡面雖正。對於黑幔之中心。而電光則直射於黑幔之頂上。且所用電燈。係人力車燈。其光力之小。自不待言。同人均預知其無效。次日敬洗。非特仙像未顯。卽布幔亦

未照出。此第一次試照之經過情形也。

二月二十九日 何仙諭前日之片。帝君深以爲憾。汝等佈置未周。照員又未練習。此事本非容易。神仙體輕而微。不若人物之重而著。所以神相較人相難顯。卽以人相而論。亦須熟諳斯術。始能照出明晰。况仙影乎。如必欲再照。務須先派一人練手術。並配置洗片藥水。先請示定准日期。所有應用各物。均須先事預備。第一未照之先。決不可使外人知有此舉。卽家人工役。亦不可露此風聲。蓋彼等或以爲誕妄。而肆爲輕察之談。或以爲神奇。而妄存駭怪之念。此種現象。已於前日見之。彼時 帝君未加責備。然以後不可不注意也。逾時劉仙奉 帝君命來謂 帝君諭定於初三初九十九三次。爲試照日期。如一次不顯。則求之第二次。三次不顯。則不顯矣。然誠念所感。爲效至大。能一體誠心。斷無不顯者。本社於是遵諭。由朱君品三約同王戴兩君。連日赴照相館。研究手術。

三月初三日 桃仙諭今日爲試照之期。先將黑幔懸掛東壁。對光時用一人坐幔前。惟坐椅須高三尺以上。此固爲對光標準。亦卽設尸之意。務須十分誠敬。同人叩問對光者於照時應否離位走開。奉諭云。仍以走開再照爲是。汝等雖曰誠敬。然恐於照時或少動其心。則神離矣。惟光依人對正後。照機不可移動耳。逾十分鐘。帝君降臨。時照機及對光各辦法均已布置齊備。遂由照員拍照。惜置照機及開鏡蓋等事。仍未得法。人力車燈尤屬無濟。奉諭模糊寫出空中色隱約。描來有若無不是。廬山真面目。隨緣留得兩峯圖。無他程度不至故也。云云。同人已預知又未顯像。甚惶悚。次日敬洗。似有光影兩白圈。仍模糊不可辨識。此第二次試照之經過情形也。

三月初六日 胡仙奉命降云。前日照片。帝君早知其模糊。下次再照。或可顯出盛德。增所照各片。亦屢次試驗。始有成績。蓋須照者漸漸識得神仙身分。及其法相之大小。始能測度而攝取焉。決非昧昧從事者可得也。

三月初九日 帝君降臨諭照員試照。餘人靜心。注意默會。吾形黑布一懸室中。一懸東壁。燈置近窗一方。照機距東壁幔三尺。仍用人對光。時照員又如法照畢。次日拜洗。仍未顯像。此第三次試照之經過情形也。

三月十三日 李仙諭云 帝君試諸人誠否。已三次不出相。大抵於十九日現莊嚴法身也。屆期正午時。在二我照像館樓上照像。事前對於該館人但言學照。切勿漏及神仙二字。漏即無效。臨時靜心誦 帝君號。勿懈。只用黑布一塊。銅釘八個而已。仰照員誠心薰沐。靜心一志。於十九日晨起。誦金剛經三遍。務使精神充足。即人即神。本社之發興在此。切宜慎之。

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半。朱君自帶黑布幔。偕王君及進君仲良至二我樓上。布置黑幔。對該館云。來此練習照像手法。並囑其將照像機安設適當之處。距離黑布幔約七八華尺。鏡頭正對幔之中段。光線亦配合均勻。並裝就八寸大乾片。以備臨時上機。此時已十一時三刻。約定聞午砲即開鏡蓋。適汪君仲

高亦來。逕至樓上。即請汪君立於黑布幔處對光畢。汪君退至照像機後面。照員將相片匣裝於機上。側立於照機鏡頭處。時午砲正轟然發聲也。遂開鏡蓋。數及七個字工夫。乃掩鏡焉。朱君方立於機旁。以手扶護機架。汪君在照機後。目注黑幔前。漸發白光。瞥見一老者鬚眉畢現。正欲轉囑朱君觀看。影忽不見。彼時該館夥友。祇知學照。並不知攝照神像。當將照過之片匣收存相館。約定晚七時洗片。晚六時本社開壇奉楊仙示詞一首曰。道積每於虛真諦維舒。落雲燕市鶴。踟躕人事天心。兩相遇。蝶影遽遽。蓋已明示顯像也。照員爰同入洗像室。配置藥水敬洗。洗出後果顯帝君道貌。該館始知係神像。殊爲愕然。同人亦敬畏失色。

三月二十三日。帝君賦詩一首曰。閒雲映水偶成文。也現金光丈六身。風送霞披忙不了。笑爲人世巧留真。詠顯像事也。又諭此吾入山降魔像耳。額稍短。以光未放到圓滿。凡神仙有三相而一相。又有老少古今之別。汪君爾時實

多。託。力。非。君。義。武。或。不。足。以。定。吾。之。光。而。輔。吾。之。氣。也。故。吾。之。現。像。亦。武。焉。以。同。氣。相。招。故。耳。云。云。此。第。四。次。攝。影。時。之。經。過。情。形。也。

謹按歷次訓語其最要之點在借像警世不可誤以新奇目之致失。帝君宗旨其鄭重諄囑之意深恐各社員誠僞參半必再三相試而後實顯法像尤不可玩忽視之本社辦理此事之困難一由各社員中無一人諳習照相手術者以致諸不如法一由現當草創時期屋舍既不合用電燈亦未裝設僅恃人力車上所用之電燈光力殊小故。帝君不得已借照相館地點爲之正午乃純陽之時斷非其他鬼魔所能假託汪君仲高並非社員其時來館確見布幔顯影固由真誠已極亦不啻多一佐證凡此種種皆所以杜人之疑仰見。帝君煞費籌畫期達警世之目的豈人所能測哉惟開鏡蓋時僅數及七字工夫以致光未放到圓滿微覺扁額亦稍短不無遺憾耳細味何仙所謂神仙體輕而微不若人物之重而著數語乃知泥於人像照法

以攝神像。殊未盡當也。至命人心。貫澈精神。注射於鏡口。對面並以雞卵爲
喻。且謂託力於人之光與氣。以定吾之光。而輔吾之氣。此則靈學中極有研
究之價值。願世之研究靈學者。共發明焉。

悟善社謹識



孚 佑 帝 君 乩 繪 法 像



己未十月十五日長樂仙繪

人尚不識字十三歲去寺拖苦
鞋帶一任行人傍老何
自了難去差生翻自
味
法陽寺誌下

龜 東 危
波 空 松
瀛 閣 此
火 苑 一
危 日 午
世 照 此
豈 一 時
豈 被 花

神心維通 晴

中華九年 孟

夏

壯綽

難忠與孝為君之綱
難節與聖為臣之
良 岳 飛

天地蒙昧物皆失常
惟神正直不為亘
忘純之一之一人治乃

昌撥于愚迷世乃大先
所賴君子中——流隄防

宏教真心敬祝

救

之

明

友

白雲

子

傳 運
命

其 皇 華 而

清 化 真 仙 祝

秋風將起人亦一增喜
亭子連飛心亦一傷同來
莫問西為文家

时物如竹笋可拔
就生于此何足
塞之欲由十年
田以不良

海藏及宿杜殿梁竹考心
考志報古同會

可學齋

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

上覺通人致祝

正氣

先風

有易

貴俗

敬以

為事

而民

信則

聖賢之

天

天

天

此末

乃世

其針

方匠

同經

一、道法自然

二、居善地

三、与善人居

四、直方

五、居柔

六、守中

七、用晦

八、利贞

九、知得

十、行

子

子

石

字

序 文

孚佑帝君序

陽精治外。陰精治內。二五之神。通變於造化。經綸於萬物。人治既允。陰陽相宜。無庸於鬼神。世變不測。陰陽失調。而於是陰騭靈明之事。效著焉。昔黃帝劾鬼神。俾朝覲。夏禹會會稽。而命於禹靈。此盛世之大猷也。是以聖王誠於國祀。明世重其宗教。良有由矣。今者幸歐美自由平等之說。有以啓發我之民胞。物與諸學說。而更推廣以發揚焉。誠所謂萬世一時也。然人之心。或不能如古聖賢之所期。與今歐美人之所望。其中又不免資寇兵。齎盜糧。是猶虛弱之病。服攻瀉之藥。感冒風寒。服參朮之劑。鮮有不自斃者。夫自由平等。誠善矣。用之於破壞之後。如攻瀉之品。用之於飢離之後。又如參朮之治。風寒吁可傷。已崑也不敏。欲藉神道之糟粕。挽末流之頽靡。爰著靈學要誌一編。非敢以汚士大夫之

序 文 孚佑帝君序

序 文 孚佑帝君序

耳。抑聊以勸貪忍之愚夫耳。相在爾室。曷無愧於屋漏。以自求多福乎。
己未菊月晦純陽子書於燕京之悟善社



宏教真人柳序

人神路殊。幽明境隔。人而既仙矣。神矣。乃更多事於人乎。人而既學矣。行矣。乃更受教於神乎。世之治亂。關乎人。不關乎神。民之善惡。亦由乎人。不由乎神。風化。因乎禮法。道德。本於教育。果何與於神。而神必多事以參之。人必叩禱以籲之。此其故。非特俗士所不信。卽質之明博。耆碩之倫。亦且以爲怪誕。不經百索。弗得其解。嘻。是果神之無賴。歟。抑人之僞託。而妄爲之歟。余請有以明其故。夫神者。何天地之正氣。一國人民之精明。存諸大氣之中。而寓乎至理之內者也。其休戚。常與人相關。其動靜。常與人相應。人世。鄧治。斯神也。休以靜。國家離亂。斯神也。戚以動。先動於人。而神乃應其動。而動先亡於人。而神乃因其所亡。而暗動以救其亡。暗動者。寓於造化。形於吉凶。無跡可見。莫之爲。而爲者也。乃世變愈亟。禍業愈重。數運已造。莫可救之局。災劫將成。莫可挽之勢。當是時。吉凶之機。不足警愚蒙。造化之巧。不及救末流。於是暗動之神。變而明動。或壇坫垂。

序

文

宏教真人序

訓。或。申。甫。降。生。降。生。以。實。行。救。世。降。筆。以。廣。施。教。化。斯。蓋。天。心。仁。慈。不。欲。以。已。定。之。運。數。委。之。而。必。以。精。靈。之。神。鬼。救。之。然。非。天。也。實。人。也。人。而。治。隆。醇。美。則。神。皆。安。其。歡。祀。上。而。日。月。星。辰。之。光。曜。下。而。山。岳。河。海。之。晏。清。中。而。聖。賢。仁。壽。之。瑞。慶。固。皆。所。謂。神。之。靜。者。也。而。又。何。肯。多。事。以。自。炫。其。跡。而。強。參。於。人。也。余。常。謂。靜。而。行。於。經。常。之。內。寓。於。造。化。之。中。者。神。之。體。也。動。而。見。於。乩。壇。之。表。涉。於。怪。誕。之。跡。者。神。之。變。也。今。元。首。聖。明。治。化。無。虧。神。之。秉。筆。似。若。無。謂。良。以。國。權。不。一。隱。憂。方。深。災。劫。之。來。實。由。禮。教。之。前。潰。禍。亂。之。源。胥。由。人。心。之。中。竄。雖。有。明。主。賢。輔。化。之。非。易。而。教。之。亦。莫。及。焉。是。以。神。佛。現。飛。鸞。之。跡。仙。靈。垂。訓。戒。之。詞。欲。以。果。報。悚。貪。殘。之。慾。心。冥。罰。革。狂。暴。之。邪。行。必。使。人。民。各。自。洗。其。舊。染。亂。夫。咸。知。迴。其。野。心。以。救。已。溺。於。塗。炭。而。挽。運。數。之。已。窮。而。神。之。心。始。悅。神。之。責。始。盡。余。師。純。陽。以。是。故。邀。諸。聖。仙。佛。撮。合。幽。冥。之。要。錄。編。爲。訓。戒。之。箴。言。名。曰。靈。學。要。誌。一。以。明。鬼。神。之。實。有。一。以。示。果。報。之。不。爽。其。意。亦。在。牖。民。覺。

世之意其用亦卽輔國宏教之用也。諸子讀斯篇者亦思有以提倡而廣布之乎。其勿駭爲怪誕多事。則柳實幸甚。

民國八年夏歷十月柳謹序於京都悟善社。



序

文

宏教異人序



降魔大帝岳序

乾坤縱龍躍。日月隱鳳鳴。幾度清歌人不化。半天亂雲人初醒。兢兢乎履霜堅。冰業業乎渡水視星。治世建極。厥賴德教。帝王已往。民彝日漓。繁文縟法。不足以相矯。任數飾智。益足以自紛。德亡教衰。世變日亟。良以君子少。愛人之思。小人多。趨利之徒。亂源所伏。厥惟人心。今欲撥亂而反之。治鑿雕而還之。樸斯非革心。不爲功。修政明禮。垂拱化民。乃當國者之事。非余所敢預聞。顧以愚氓蚩蚩。多未化。夫聖教邪說紛紛。又慮誤厥秉彝。爰幽明之一理。卽神人而可通。敢以蕙蒿之靈。化荒謬之夫。卽以報應之徵。革貪殘之心。必使民復其固有之善。人絕其自利之私。預杜邪說。於未熾而廻狂瀾。於旣倒一人倡。百人和。漸漬浸淫。潛移默化。將必有俗美風清之一日。則靈學要誌一編。固非僅爲鬼神問題之說明。蓋亦將以輔夫德與教而革夫民之心也。有意於世道人心者。諒不河漢余言已。

序 文 降魔大帝序

時民國夏歷己未十月中旬鵬舉序於燕之悟善社



論 著

白雲仙子原人 己未十月三十日

宇。宙。之。間。品。類。繁。庶。挺。生。其。中。惟。人。最。靈。夫。人。與。天。地。為。三。才。其。珍。貴。自。有。所。異。然。而。天。覆。萬。物。地。載。羣。生。人。果。何。功。何。德。而。與。天。地。並。稱。哉。雖。然。蓋。有。以。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具。特。有。之。德。性。耳。特。性。者。何。即。仁。是。也。仁。為。人。之。本。其。生。息。不。可。須。臾。離。古。者。仁。人。二。字。本。無。分。別。如。井。有。仁。焉。其。為。仁。之。本。歟。所。謂。仁。即。人。也。足。明。人。之。不。可。不。仁。又。肢。體。病。者。曰。不。仁。更。足。明。不。仁。者。即。有。虧。於。人。道。也。人。而。仁。也。斯。能。與。天。地。合。其。德。與。神。鬼。通。其。吉。凶。而。無。愧。乎。萬。物。之。靈。人。而。不。仁。也。則。其。所。生。之。特。性。已。滅。已。不。能。名。之。為。人。雖。覩。然。生。息。天。地。之。間。且。

鳥獸草木之不若。益鳥獸草木雖蠢然一物。其與生俱生之性。固本嘗或失。人而失之。將何以爲人乎。古之聖賢。事事不違於仁。念念不失其性。故傳曰。惟聖人爲能盡其性。且推而能盡人之性。其極也。能盡物之性。天能盡物之性。則其功密參乎造化。其德深契乎天地。三才之稱。於是乎爲不誣矣。是故人之爲人。舍仁以外。決無他道。苟或悖於仁。是自棄其爲人之道。今日所謂喪失人格。不講人道主義者。也。誠如是。則天地之間。何貴乎有斯人哉。然則人之所宜勤。自修者。以葆其所謂人者。捨寡欲。絕私。以復其初。不爲功。今將寡欲之要略。陳於下。見財勿貪。則爭欲寡。而憐貧之仁。心復見色勿惑。則慾欲寡。而親親之仁。心復見氣勿動。則憤欲寡。而和樂之仁。心復見所好勿嗜。則私欲寡。而醇正之仁。心復欲日寡。仁日復。豈但完其爲人。卽由人而聖。神仙佛。胥是道也。嘻。世之爲人。而且有望於仙佛者。其審諸。

宏教真人信神惑神辨

己未十月二十九日

神者正直精誠之氣也。存於天者鬼神見於人者事功固非虛妄荒誕之事也。神道遠人。道邇善信。神者盡乎人而合乎神。不善信神者惑乎神而遺乎人。盡乎人者信之真。遺乎人者惑之最。故曰國將興謀諸人。將亡謀諸神。豈神之不可謀乎。遺乎人則所謀者爲虛妄荒誕而已。非正直精誠之感格者矣。夫修德勵行禮道明政信之誠也。焚香齋戒念經求福惑之端也。梁武帝臺城被困誦經不輟。卒罹亡國之禍。唐憲宗恭迎佛骨。卽遭宦官之弑。甚至兵臨城下。尙講微妙之音。國已將墟。猶禱延年之福。不知盡人徒知媚神。檀香佛號。安能迴刀兵之災。眞惡虛誠。適足櫻神鬼之怒。斯其所謂信者實則惑之極者也。夫民者神之主也。古先聖王必先致力於民而後致力於神。鄒子爲牲。宋襄不永。齊桓修德。山靈爲衛。孔子曰。祭祀者德之享也。周武告成。神明蒞守。秦穆圖治。鬼神享之。無他。勵精修政之誠。足以致民康物阜之慶。明德愛人之心。自堪獲鬼欽神歌之效。則卽所謂惑者正爲信之符也。由是觀之。世之信或多惑而惑之誠。

且實以盡力於人者實卽信之真也。漢武帝求神仙卒不獲觀。唐明皇崇方外亦同泡影。心在長生而不在治安。申公多言之戒。承禎修德之旨。曾不自省。此神仙所以不受其惑也。梁武帝醉心佛經。營造寺廟。躬自齋素。至今天下不得屠割。及其遇達摩佛祖也。問修寺養僧得何功德。祖曰聞愛人治國矣。至於修造實無功德。帝猶不悟。以至於亡。兩達祖早北去矣。宋徽宗尊崇道教。養道衆恆千數。一日道院施齋。孚佑祖師化道人書詩於柱。諭以北狩之災。帝亦不悟。卒至播遷。而師亦早隱矣。是人之自惑。神雖欲信之而亦不得其信也。嗚乎。人秉天地之中。誰無誠信之念。患其主乎中者不定。斯其惑乎外者必移。誠能受良心之指示。順天道之消長。發於血誠。施諸人道。以正直精誠之氣。祛邪妄怪誕之風。盡力於人而合於神。則薰蒿悽愴者且感應。其如響。又安見降祥降殃。不卽神而卽人。立命立德不卽人而卽神。夫如是惑也卽信也。且惑之誠者安知非信之真乎。世之欲辨此者。盍亦反其本歟。

張君頤伯叩問云。宏教真人宣示信神惑神辨一篇。內有檀香佛號。安能迴刀兵之災等語。蓋謂正直精誠之氣。可以惑格神明。固非口誦阿彌所能邀福也。惟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有曰。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云云。豈道教重在修德勵行。體道明政。必盡乎人以合乎神。而佛教廣大慈悲。凡口稱佛號者。無論其是否真惡虛誠。遇有苦難。無不救護耶。然如佛所說。何以梁武帝誦經弗輟。仍厄臺城。敬乞詳爲指示。當奉

孚佑帝君批示如左

汝所疑於佛說。蓋未深思佛家度世之旨。佛以慈悲爲懷。不欲絕人向善之念。苟能存心念佛。實有回頭之機。佛故欲因而度之。然人心每每多慾。而無恆。危難時。則抱佛脚。安全日。則逞私欲。是當時一念之善。又何足抵平昔無窮之惡。此徒念彌陀不能生效之故也。蓋佛說乃勸人爲善之懷。與前文勉人實行之

論

著 宏教真人信神惑神辨

意非背馳也。至經國之道頗異於一人之修持宜乎苦空之文無解於臺城之厄。何況梁武並未嘗得佛道之真諦耶。總之佛不云乎人心卽佛今日此心在佛則已卽佛不僅佛之度之也。若明日此心忘佛則佛自佛我自我又何能邀佛之佑耶。細思之當知學佛之道矣。

燃燈古佛三教一體說

己未八月初一日

佛無法也。法存於佛。佛非空也。空歸於佛。存者含。立歸者依。仁法非法。空無空。非因真非無因真。無真非卽法。真無卽空。真法卽佛。真空卽仁。惟仁故。立惟立。故佛佛也。道也。儒也。其立而實。儒之端也。其空而仁。佛之端也。其仁而立。道之端也。本無所異。其真一也。一者仁也。含於天者立之謂也。見於世者仁之謂也。歸其旨。充其端。汝等其勵之。

卽說咒曰。生生伽諦。生生釋伽諦。空空般若諦。空空般若波羅諦。卽空卽生。卽生卽空。欲空須生。欲生先空。惟祇地維三藐三菩提。

孚佑帝君諭。汝等實有緣。此乃真諦。各宜熟讀細體。必有大益也。蓋此咒直捷了當。十分明顯。較金剛經尤爲易讀易解。切宜當作希世寶箴而服膺之。真三教之宏寶也。讀熟性真自然得修行之要道。而償救世之夙心矣。

觀音大士訓人求真諦文

己未九月十九日

心無有心念無有念五蘊皆空三寶卽現佛卽我心我心卽佛念茲在茲一元來復善哉善哉諸生修道有日抑有所得乎道之體何在道之用何着當細參出世入世真理勿謂徒念阿彌卽能得道而成佛也蓋佛法無邊法門至廣欲求真諦須下苦功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澆薄衆生罪惡上通於天我佛慈悲不忍大劫之臨欲將婆心一片普度大千世界諸生旣誠信修行尤當共體斯旨

藍仙采和神解

己未九月初九日

世人大都不識微旨耳神者依人而行若獨立示語則直爲怪矣何神之有孔子云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若能見聞豈得爲神乎周公云無可測者謂之

論

著

觀音大士訓人求真諦文

藍仙采和神解

七

論 著 孚佑帝君戒人爲生不爲死文

八

神且記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所以不令汝等知。蓋亦非汝等所能知也。謹按是日來社參觀之某君。疑信參半。謂不敢言無神。然降乩之理。究不可解。故奉示云云。

孚佑帝君戒人爲生不爲死文 己未九月十五日

唉。人之爲鬼者亦多矣。擾擾攘攘。幾時方休。汝等雖能言能食能行能爲。若似乎人也。然而回頭自想。平昔之離死者。幾何年。又能幾何年。而不爲鬼耶。唉。可傷已。上焉者能克己務道德。中焉者亦或能順天道。從神教。而自趨於善。如是者皆獲爲鬼。而且能近於神。若素行極惡。反天悖本。隱惡養姦。奸謀逞兇。更且衆生難防。包藏禍衷者。其人死亦。有鬼斷難消滅。但如汝等者。死卽蔑然。豈不可哀。蓋抑思其所以救之之策乎。人但知謀富貴而不知謀此事。真愚之甚者矣。唉。汝等皆所謂爲生不爲死者也。然生之日不如死之時之久。且遠亦彰彰明甚。而汝等之務。近而忽遠。從暫而忘久也。豈不怪哉。唉。唉。舉世朦朧。重喚不

應萬民罔然。孚感不通。嗚呼。大劫到頭。終難救。為人為己。總須誠千言萬語。無他法。誠意正心。致治平。唉。諸生細思。

宏教真人光氣辨 己未十月十九日

鬼氣也。其所以為鬼。而不至於銷滅者。有二。一因生時仁厚多善果。其造福未盡。享且善氣所凝。元神彌固不散之故。凡此者。能由修煉而為神。一因生時惡業太重。戾氣所積。亦難銷亡。此則必入地獄。蓋為神入獄。皆由心造。非有為之者。實自為之耳。今汝等固儼然人也。然所有頭上之光氣。亦即他日之鬼身也。能積善則光氣紅且高。積惡則光氣黑且短。紅高者為鬼仙。能修神道。黑短者必多夙業。永久地獄。此時即已可見。不必待汝等死後也。可不慎哉。

風徽伯神仙語 庚申三月十六日

神者。示申也。天地間。無論何事何物。凡為大化所申張。而存乎氣質之間者。莫不有神。中庸曰。體物而不可遺。蓋此氣上存於天下。存於地中。存於人。明存於

論 著 宏教真人光氣辨

禮樂幽存於果報正之存於德政怪之存於奇靈無形者神也而有形者亦神也奇者神也而中常者亦神世俗但知靈奇之神而不知中常之神但知天地之神而不知人之神但知以幽怪無形求夫空中獨立之神而不知以明正有形求夫一身附合之神故往往愈求神而失神愈遠寧詎知神在身中佛在心头若能明正誠敬以求此身中心頭者則與天空獨立之神不相遠矣天空之神聰明正直者也凡吾身心之不聰明不正直者必力修之使合焉天空之神道高德備者也凡吾心身之道不充德不固者必力修之使合焉誠能盡此人心之神則天空之神自來昭格自來渾合因人心之神與天空之神原是天地申張之氣一氣呵成同源共本那裏有點區別只因人爲私欲所牽失其本來申張之氣真神日卽日昏日去日遠故卒離神而入鬼變申而爲屈若果常守其申常強其神自然妙化無窮卽人卽神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易所謂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

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豈非人神之明證乎。

風徽伯鬼神語一 庚申二月初三日

鬼神之理。於佛道二家見之爲最多。而儒者罕有道者。論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事鬼神與夫欲知死。且爲死計者。可以知所用力矣。鬼神只是天地屈伸之氣。要當作平常看。莫作希奇觀。人之居世動作。云爲皆是鬼神之顯著者。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人能於此不見不聞之際。戒慎恐懼。則與鬼神之道。不大相遠矣。汝等欲敬鬼神乎。曷由此際。尋之。鬼神有理而無質。有氣而無形。其無質無形者。常也。其或有質有形者。變也。鬼神之變。實由乎人。人能循其常理。則鬼神亦安其常分。故無質無形焉。人若變亂不常。則鬼神亦隨之而變。乃於是怪異興焉。邪崇見焉。豈神鬼之自動耶。事因人耳。傳曰。妖由人興。此之謂矣。鄭將內亂。而龍門周將衰微。而鬼杜見形。李林甫將死。元狐見

庭。貫。似。道。將。敗。無。首。富。階。其。餘。戰。在。史。冊。不。可。勝。數。汝。等。欲。避。鬼。神。之。變。須。先。各。守。其。常。埋。女。於。常。職。不。然。無。由。得。也。

鬼。神。一。氣。而。其。理。鬼。之。理。屈。神。較。伸。矣。屈。由。生。前。之。業。緣。伸。由。修。行。之。積。成。此。理。氣。合。一。之。事。也。諸。人。欲。避。鬼。而。趨。神。者。須。知。之。鬼。在。陰。暗。處。為。最。多。人。能。常。行。德。善。諸。事。則。氣。如。陽。春。鬼。安。敢。不。避。之。乎。若。自。己。先。陰。險。不。測。是。其。氣。已。與。鬼。為。鄰。矣。又。安。能。久。乎。

鬼。陰。氣。也。即。管。鬼。之。神。亦。陰。氣。也。人。能。修。行。則。元。氣。漸。返。乎。陽。故。能。超。出。輪。迴。之。外。其。次。則。莫。如。陰。隲。陰。隲。為。人。所。不。知。已。所。獨。知。其。氣。屬。乎。陰。人。死。後。萬。事。帶。不。去。以。萬。事。皆。陽。耳。惟。陰。險。與。陰。隲。隨。身。以。其。氣。陰。耳。人。若。欲。預。為。死。計。非。修。行。則。陰。隲。捨。此。固。無。由。有。好。處。也。此。皆。天。地。之。至。理。人。自。不。察。耳。

鬼。在。冥。間。是。何。等。情。景。汝。等。知。否。答。以。不。知。汝。等。人。也。宜。其。不。知。鬼。之。不。知。人。猶。人。之。不。知。鬼。然。有。特。別。之。人。能。知。鬼。即。有。特。別。之。鬼。能。知。人。亦。有。人。而。鬼。也。

能知鬼。鬼而人也能知人。汝等自思。曾幾何時。而變爲人。又曾幾何時。而不變爲鬼。耶。剎那間事耳。今爲汝等言鬼狀。汝等預自擇之。可也。吾之初死也。覺痛苦非常。既而冥冥然若無知。既而遽遽然覺欲動。既卽獄獄然如有重負。蓋伏地不得少動者。不知經若干時。方覺玄關一竅豁然頓開。一綫靈光直透九霄。噫。余固得道者。其死也。猶如斯之難。而且苦。常觀凡人死後。業重者。伏地不起。經數十年。墮入泥犁。所謂地獄之苦耳。蓋死後其身必重。是由其人平生所造之業。致然。業陰氣也。其勢屨死後。陽氣已盡。惟有此陰氣。屨之使伏於地而已。業重者。伏久而入於地者。深業淺者。時短而具超昇人之在。世所以爲惡。不覺其屈者。以有陽氣助之也。死則能力雖過人。亦難逃。冷無伸氣使之然耳。汝等若能種德累仁。修仁不替。死後陽光射。注眼前。有蓮蓋金燈。相引身輕。自由不受前苦矣。此皆實驗之事理。非同漫說因果者比也。

風徽鬼神語二 庚申四月廿六日

鬼在空氣中亦爲一種氣體。但其氣以酸素。窒素爲多。其見於廁所墳墓者。卽窒素之明證。其見於夜間而發燐光者。卽酸素相合之明證。常時以不含炭素者爲多。若稍含炭素。則見形矣。此皆就近世物理學而證得之也。鬼能行空者。必有積德。有德之人。死後其氣清。其累淺。故能隨天氣而上升。然其上升之度。數亦以其積德之度。數爲正比例。確可以算學考求者也。若其人並無積德。惟有業緣。則氣質重濁。理想昏沉。千纏萬縛。常與地氣下降。業重者。永墮泥犁。故世有升天堂入地獄之說。實則皆其氣質理想之自取耳。其造業之度。數亦與其下墮之度。數爲正比例。算學上亦可以明瞭之。確定而預知。至於無德無業之鬼。在空氣中不能獨立。必附物而後存。故此種鬼多隨死隨轉耳。神者何。卽鬼有絕大積德。最高升度。因得親近天德而受天職焉。此皆可以由人做到者。但要積此算學上之差數而已。人可不勉哉。

謹按 風徽伯自註云此節所言甚確可發新學家之深省

風徽伯鬼神語三 庚申四月二十三日

鬼爲人之餘氣。其說固是。然只看得這半截。至於前半截的道理。却不知道。要明白這全段。還是論語聖人對子路說的最確。曰未能事人。可知鬼神。卽存乎人。曰未知生。可知死。卽生之初。聖人以直道真理告子路。蓋卽原始反終之義也。後儒不達。以爲聖人不告。謬矣。以此而論。死固生之終。而生亦死之終也。鬼固爲人之餘氣。而人亦鬼之餘形也。知人爲鬼之餘形。則所以事鬼神。及所以自修者。益瞭然矣。鬼因人而得。神由鬼而成。上等修持者。雖由人而致。終必經過鬼之階級。不過時間極短而已。因此。故無論何人。皆當打點做鬼的這件事。你說怎樣打點。難道離了這個善字。還能行麼。唉。世界上人。那個能不爲鬼。吾惟見其打點生時。名利不見。有一個打點這件事者。豈不哀哉。鬼之一物。只人便是。莫要一併當作死後物件看。只現在汝等。將精氣神。養得強固。將慈善事。做得極盡時。時光內。視煉成一團純陽之氣。這當下。便是個。

完鬼剎那頃便可了。盡塵緣到死後自然由這個完鬼體格一躍爲神原只是。一件事要汝等當下見得真做得到不能見不能做只當下便是個苦鬼甚者。生陷禍患死入地獄即使平庸無甚大惡而不悟本來死後終不免於輪迴之。苦人人難免人人不爲豈不哀哉。

卽人卽鬼確有實證你們作人的試問若辦一件善事當下便覺心中舒服快樂若辦一件惡事當下心中便覺憂悶難受即使以惡爲能等輩樂於爲惡畢竟辦畢後心中纏擾不了這都是什麼緣由呢只因人人心中有個真魂不容他自已瞞昧耳儒家所謂天命至善之性道家所謂人各有三尸神在人體中司察善惡佛家所謂真如元體之魂耶教所謂人人皆有上帝所付之真魂凡此一覺苦樂之際卽是人人鬼魂完全作用也故曰卽人卽鬼人能預修此時之鬼則將來脫離軀殼時自然成一善德之鬼便是成真之功也。

希臘大哲學家亞利司多德勸人爲善止靜文

庚申四月十九日

Aristotle said "Heaven and earth are within the universe"

The Heaven is very high and also very kind, So it is called God. God is the parent of all people; because He is high and kind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follow His kindness.

I have taught this principle to all the people in England and Italy.

The earth is very solid and very calm, so it is called the world, the World is the home of all people; because it is very solid and calm so we should exert our utmost to calm ourselves in order to imitate Her calmness.

I have taught this principle to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and France. I hope every one in the room will be kind and calm and seek for nothing except to think of kindness, and calmness. If this should be the case our body and soul will be peaceful.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clear writing on a Chinese tray of sand. Consequently we are obliged to resort to extremely simple English which, however, prevents the exposition from penetrating into profundity to the whole extent. But the idea is involved and its words of representation are expressive, nay, it is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the mythology of soul is alike throughout the world. Hence, these few words are prepared.

天地在空氣中。天極高且極善。故謂之上帝。上帝者。萬民之父母也。彼既極善。我輩亦當竭力遵從。以齊其善。鄙人曾以此道教誨英意二國之人。地極堅且極靜。故謂之全球。全球者。萬民之邦家也。彼既極靜。我輩亦當竭力安定。以學其靜。鄙人曾以此道教誨中法二國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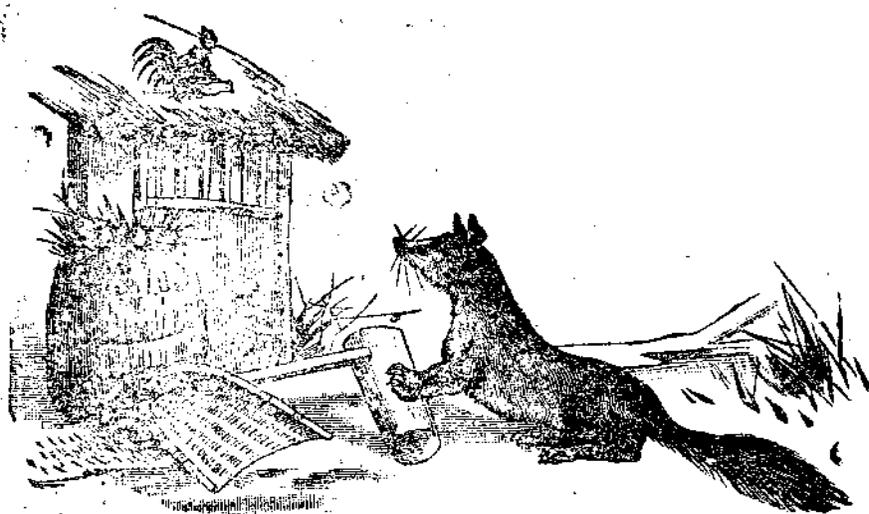
鄙人深望在此室內之諸人。皆極善極靜。除爲善止靜外。不事他求。倘能如是。則我輩之身體及我輩之靈魂。皆泰然矣。

中國沙盤書字。極難明瞭。不得已用英文最淺薄之語。以致未能發揮精深。但意在辭達。且以示全球靈學。如出一轍。故聊備此數語耳。

謹按 亞利司多德爲希臘大哲學家。當有哲理精邃之偉作。乃宣示爲善止靜兩段後。不再續述。同人請益。遂奉有中國沙盤書字極難明瞭之諭。蓋因沙盤及文字之關係也。中國沙盤爲四方式。而西文乃橫行者。往往字未寫全。輒爲沙盤範圍所限。不能暢書。此困難者一。文字一層。先是 陳仙預

示用希臘文。本社以希臘文無人認識。請改用英文。其時 陳仙方恐不能照辦。僅允代爲達知。迨 亞仙降臨。勉強用英國文字。此困難者二。有以上各種困難。故祇 宣示淺薄之語。只求辭達而已。 帝君於己未九月二十三日諭。將來靈學發明。使五洲萬國皆知。神仙內容。道德日益進化。云云。今 亞仙意在地球。靈學合爲一轍。適與 帝君前言相符。此次 帝君轉邀 亞仙來臨。已見嚆矢矣。

論 著 亞利司多德勸人爲善止靜文



詩 詞

誠意伯宏教真人柳 己未閏七月初六日

七曲朱欄數疊樓。年來却又近中秋。清溪長向門前過。騙得桃花逐水流。

宏教真人 己未閏七月初九日

道列金華第九層。朝乾夕惕定元精。清風明月天然性。火莫亂兮水莫驚。

平佑帝君 己未閏七月初九日

鶴唳遙空下晚烟。碧桃花下小流連。三生石上春風煖。好向錢塘識老仙。

宏教真人 己未閏七月十七日

亂雲斜繞萬年宮。帶雨桃花正艷濃。有事東風休懶惰。瑤池繡出玉芙蓉。

宏教真人 己未閏七月十八日

詩 詞

詩 詞

二

暮烟。城。下。冷。斜。陽。草。綠。蘼。蕪。枉。斷。腸。明。月。清。風。如。有。意。倩。余。雲。脚。下。雲。鄉。

劍仙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夕。景。生。虛。涼。風。月。滿。閒。庭。秋。意。原。如。茲。宿。酒。亦。應。醒。

盧仙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凌。風。西。度。穆。陵。關。墮。落。秋。雲。一。片。寒。九。九。仙。真。笑。相。問。此。來。可。得。見。青。山。

桃仙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繚。亂。秋。思。向。朔。方。蕭。條。烟。樹。暮。天。涼。雲。山。遮。莫。強。相。挽。幾。度。歸。鴻。已。斷。腸。

黃仙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雲。鷺。忽。到。海。西。邊。不。見。飛。仙。見。酒。仙。却。老。何。須。丹。與。術。壺。中。自。有。九。玄。天。

瑤池仙子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飄。渺。雲。霞。向。晚。開。偶。從。玄。闕。現。身。來。碧。環。帶。染。天。恩。厚。贈。與。塵。寰。亦。快。哉。

何仙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幾年浪迹海天遊。脚踏雲烟徧九州。未覓金丹身尙健。笑中又上十三樓。

華仙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空中樓閣本非真。到處鸞飛久現身。豈是談玄客。未到秋風搖落滿江濱。

宏教真人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久向塵寰汗漫遊。西天遙御到中州。空空色相雲霄裏。我是我兮休妄求。

孚佑帝君

己未閏七月二十二日

趁好韶華著道書。風落葉晚窗虛。清泉釀酒情如洗。苜蓿治湯味有餘。睡起放開歸海鶴。遊來驅得載山驢。逍遙八極空明甚。道是門兮義是車。

劉仙

己未八月初一日

楚雲先出岫。清風欲東還。秋色臨秋水。漢將入漢關。幾年清涼客。歸路向天山。

吳仙

己未八月初一日

風向亂山鳴。煙雲滿江城。秀峯削不就。只恐愚公驚。

詩詞

詩 詞

桃仙 己未八月初一日

瑤池一去又千秋。花落瀛洲第九樓。誰解拈花微妙意。落花之後却花稠。

何仙 己未八月初一日

蕭瑟西風掉小舟。落花搖向武陵洲。漁夫迷去從前路。一望煙波不可求。

韓仙 己未八月初一日

九嶷山下見仙真。却是源頭以上人。好鳥嚶嚶鳴不歇。雲天老鶴笑相親。

孚佑帝君 己未八月初一日

白雲延佇久縈情。又駕青鸞下渺冥。欲識本來真面目。曉風還待聽春鶯。

青囊使者 己未八月初一日

幾說金針能度俗。未曾覓得認針人。秋風吳水清湛甚。便可從中認假真。

劉真人 己未八月初一日

小小方術幾年春。未曾相勞且試把。壺中餘丹救你等。白髮老你等。心中身。

上許多煩惱。欽哉爾曹。

吳真人 己未八月初一日

說方講劑幾曾將。入濟我這裏空論了。五行六氣可憐世人迷。獨遺下方寸裏。怎怪得藥石無濟。須要平平自己心頭氣。莫把人命當兒戲。

黃真人 己未八月初一日

金匱祕訣玉壺真丹。世人弗識一逝不還。吁嗟乎孰問玄關。便把白石與餐。

李真人 己未八月初一日

青囊拋却紫氣初成。不借草木。玄理通明。欲說丹訣。訣在黃精。惟幾惟康。惟誠惟敬。

謹按 青囊使者劉真人吳真人黃真人李真人等皆侍 藥王之駕者
故詩詞均寓醫理

黃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詩詞

詩 詞

六

颯颯西風向秣陵。海雲吹渡古蓬瀛。空山幾度松濤響。說與凡人仔細聽。

劉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錯落閒雲繞上宮。流光西下萬崖松。清風時送山花過。掩映斜陽處處紅。

吳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秋風飛向水東涯。山鳥空啼日未斜。欲把春秋問消息。潺潺逝水逐桃花。

韓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流水落花能幾時。風來依舊賸枯枝。花開紅艷正堪喜。須要憐花莫自持。

馮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桐葉方長桂蕊香。水亭風定又斜陽。燕山舊有金臺跡。可惜昭王義久亡。

洪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燭光明滅夜將闌。星斗縈環花漏殘。清晝舊餘胡蝶影。滕王閣上露初寒。

盧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何處漁歌喚舊夢。夢裏漁歌可自騰。白石崖前漁夢覺。秋風瑟瑟到玄清。

陳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雲飛花落幾迴車。鳥喚春風景物殊。有事休饒鸚鵡舌。青山碧水自然虛。

桃仙 己未八月初七日

迷離醉眼向雲開。笑我顛狂未易猜。花落還須逐春去。年年却又誤蒼苔。

平佑帝君 己未八月初七日

笑放青鸞下白雲。却從袖底認乾坤。吾心好似君心否。還把此心來問君。

桃仙 己未八月初九日

水流山遠日將斜。村近西湖別有家。到處漁歌清韻好。幾回春棹泛桃花。

洪仙 己未八月十五日

桂花生香月華迎。戶清風習習涼露沐。樹披篲談玄白鶴相顧笑。而不言。條然。

揮塵。

詩 詞

孚佑帝君 己未八月十五日

醉興陶然泛白雲。青天仰首日重欲。曠從九島尋仙藥。水遠山長不見君。

岳忠武王 己未八月十五日

猶憶塵寰鬪鐵騎。中原回首不堪期。萋弘血染山河碧。說與時人總不知。噫。吾言不言。吾知無知。好爲忠孝。否當斷頭。

何仙 己未八月十七日

你向人間求佛道。不如誠心孝雙親。雙親卽是西天佛。何必深山遠處尋。

洪仙 己未八月十七日

幾歲遺書向碧蘿。水縈山繞路如何。飛鴻沉影江天暮。七澤雲深但聽歌。此昔年訪雲蘿道人事也。

張仙 己未八月十七日

輕煙秋柳鬪斜陽。翦翦西風泛利江。幾處漁樵都去盡。條然獨臥白雲鄉。

吳仙 己未八月十七日

漫向西陵去。秋風不可思。花飛瑤苑晚。南郭意遲遲。

孚佑帝君 己未八月十七日

笑花醉花花不語。一生最妬是東風。漫說枝枝都成空。依舊笑顏紅。聽道金環第三宮。莫歎薄命惟堪自訟。遮莫愛情重。便須盡心於個中。

藍仙采和 己未八月十九日

海鶴歸來日欲斜。又隨姑射泛星槎。憑空一喝雙鳧起。笑向青天逐暮霞。

藍仙采和 己未八月十九日

長江長。向海門。走順江。東下吳京口。落葉千村紅。楓嶺紅改飛帆一綫到。北斗轉星移。秋復秋。猿啼鶴唳不勝愁。愁向重巖問天姥。天姥無言但點頭。頭白猶向瑤池去。去時清晝來時暮。暮山路在蒼茫中。中有漁夫倚老松。松枝翻翻似海浪。緣木求魚何可通。

詩 詞

詩詞

十

謹按此歌第三句。原係落葉千村紅楓嶺。嗣奉諭此詩中有一字換之則全首音節皆洪亮者。何字。諸君試猜云云。張君頤伯擬將嶺字改為紅字。請示。又奉諭真可教也。

孚佑帝君 己未八月二十三日

撇却扶桑走北溟。朝曦紅罷暮山青。白雲一日九千里。為聽瑤池上苑鶯。

孚佑帝君 己未八月二十六日

柳黃花落幾春秋。世事茫茫不自由。滄海遺籌孰能數。惟餘善德到瀛洲。

李仙 己未九月初一日

漫漫流水向西山。猿鳥無心情自閒。呼得樵兄東嶺去。南溪北澗好盤桓。

黃仙 己未九月初一日

瀛連黃渤氣森森。九島平分海上岑。水殿雲開玉仙仗。清風直度五千尋。

盧仙 己未九月初一日

昔時冷眼去邯鄲。水逝雲飛九百年。欲向故鄉重問路。山花落盡意茫然。

柳仙 己未九月初一日

天日和暎聽絳蕭。偶從雲裏奏仙韶。驚他海底雙龍起。風急波翻破玉翹。

孚佑帝君 己未九月初一日

海上風送白鶴歸。歸來雲迷舊釣磯。我問海神問涯淡。笑而不答貌如癡。噫吁兮。滄桑頻變龍虎易。故新相代豈不知。

劉仙 己未九月初六日

狂風吹自半空起。落葉滿山何凄其。獨坐却憐黃菊冷。且携尊酒向東籬。

重陽節近滿城風。黯淡銀河路未通。萬物枯榮皆有數。莫將冷煖怨天公。

自注詩雖

不佳却有深意却

李仙 己未九月初九日

青峰送雲白鶴迎。風山水如故人在望中。

詩詞

詞詩

魯仙 己未九月初九日

幾聲孤鴻滿地秋。影寒山。聞鐘獨坐深省。

藍仙采和 己未九月初九日

醉裏點頭復點頭。頭白唇朱笑不休。休問海枯石爛幾春秋。氣凝物幻結層樓。樓臺海上影參參。透瑤池第一關。關山萬里向括蒼。蒼天不語我欲狂。狂笑驚破天台峯。峯墮雲迷失舊蹤。蹤向溪頭曲曲通。通神岩下依蒼松。松風萬里怒濤不可息。青天霹靂起雙龍。

藍仙采和 己未九月初九日

疏星淡月夜蒼茫。爲逐仙鸞下帝鄉。不見人間叢菊瘦。却忘今日是重陽。洞庭秋水白茫茫。何處江邨是故鄉。一望東南無限感。幾行雁影到衡陽。

何仙 己未九月初九日

殘日逐烟霞。日極天涯寒林驚起兩三鴉。一帶霜楓飛落葉。豔似春花。

張仙 己未九月初十日

一聲長嘯下瑤京。足底雲平眼底山。青蓬萊帝闕影沈沈。秋景凋零秋夜淒清。

桃仙 己未九月十三日

靜裏工夫莫忘世上好事。須做富貴。總是修來。行善濟物。勿誤。

何仙 己未九月十三日

菱花初現莊嚴身。泛泛鳴禽戲水濱。欲向漁翁聊共話。三生石上味前因。

桃仙 己未九月十五日

斜日初臨汜水涯。秋風島畔蓼殘花。白雲遠接海天浪。一隊飛鴻逐落霞。

李仙 己未九月十五日

百歲鶴歸舊華表。紅顏轉瞬倏已老。大好光陰逝水流。臨涯回頭要須早。

吳仙 己未九月十五日

風停雲歛下碧穹。初醉蟠桃第一宮。宮裏瑤花常爛熳。袖來人世色猶紅。

詩 詞

詩 詞

黃仙 己未九月十五日

羽士鳥中煉九還。秋風明日守真丹。誰家鼎內朱砂石。揩上高峯不覺寒。

張仙 己未九月十五日

我本人間一酒徒。一天醉臥一天愁。者番結得仙家伴。南北東西任去留。

洪仙 己未九月十五日

沉醉陽山一曲中。湖海舊伴半凌空。錯投精衛一片石。翻教血淚泣蛟龍。

劉仙 己未九月十五日

莫道睡中無至境。空空萬念徒自竟。破天飛來三山峯。九島九嶂列玄鏡。

何仙 己未九月十五日

秋風落葉滿江隄。秋景蕭然雁影稀。一臥雲間還未足。又隨仙鶴下遼西。

孚佑帝君 己未九月十五日

泉清猶是在山時。時向山邊問故知。知汝此來有深意。山高水遠亦堪思。

劉真人

己未九月十九日

醫理岐黃莫漫猜。回生妙術本由才。縱將金匱遙相授。幾歲青囊葬魯埃。

桃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萬里青天片雲沒。孤輪寒日懸空碧。足底雙鳧乍來長。嘯一聲摧岩石。

洪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縹緲流雲向西冷。泉芬山僻黯幽景。白鶴銜花猿啼風。聲色相發深省。

李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醉與掙眼看世人。世人紛紛胡爲者。滄桑陵谷久易觀。徒然僕僕逐野馬。何如老道無個事。終日酣眠學聾啞。

黃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幾年醉臥西山裏。白猿赤鳧相歡喜。喜向岩前拾松子。歸煮丹鼎笑不已。朝餐暮餐石味甘。分與俗人日沒矣。

詩 詞

詩 詞

劉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萬木黃落千崖赭。東山何人共閒野。白雲出谷水飛空。中有老僧眠樹下。風發松枝不可息。長歌一聲歸去也。

韓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雙鳧飛向暮雲天。淡淡秋山漠漠烟。放鶴歸來無個事。黃庭拋却總長眠。

張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白日瞳瞳已暮時。東籬有客進瓊卮。勸君莫笑菊花瘦。菊花猶有傲霜枝。

馮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偶逐海雲下北平。風隨斗轉正冷冷。滄瀛初渡三千里。舞鶴飛鸞朝太清。

何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幾度人間作暫遊。幾回太息舊神州。英雄碧血成黃土。獨讓宮人話白頭。

華仙 己未九月十九日

路轉桃源岸。雲開雁宕峯。仙鸞飛渡穩。瀛島正東風。

孚佑帝君

己未九月十九日

幾年翠柏欲參天。清風白雲發幽燕。猿嘯鳥啼悲復悲。誰家鴛鴦覓雙棲。玳瑁梁上新巢好。養育之恩大自小。雛兒不識愁隔簾。呼人下玉鈎。昔日顏色今安在。春深壯士將出塞。胡馬飛塵過朔方。霆擊雨注繞電光。景只是水中月。欲言不言對老柏。

長樂仙子

己未九月二十一日

一度鸞音報海東。風車雲馭下遙空。笑將瑤墨揮仙筆。指點蓬瀛烟雨中。

謹按是日長樂仙子賜畫兩張。詳見記事類。此詩三四句蓋謂仙畫也。

孚佑帝君

己未九月二十一日

征途幾度醉中休。休向胡天講魯囚。萬木槎枒將到屋。幾年戌子亦懷羞。欲將仙仗憑虛立。反使玄空識意愁。

詩詞

十七

詩詞

謹按此詩似缺二句。蓋漏騰也。

李拐仙 己未九月二十三日

幾年浪迹海天涯。失足瀛寰雲水賒。欲把拐兒波裏撇。恐驚龍族鬧龍華。哈哈你們不要笑。我本人間一叫化。整來整去幾千年。條條赤膊無牽罟。飛錫寒山數百年。蝶撩蟬蛻已神仙。者番一拐真千里。汝縱相隨亦恐難。

謹接是日 拐仙示云。昔日誤投鐵拐。附會者傳笑至今。然而誠不可誤投。

也。今欲將這拐投與定真。即朱君品三嗣王君秋渠和詩。有我乞上仙留跛步。願

隨拐尾望龍華之句。又奉示云。悟真渠秋詩好快。真捷才也。但是你的腿沒

有拐。如何同我一塊走得來。我勸你還是跟着你們。帝君走罷。

孚佑帝君 己未九月二十三日

秋風落葉日蕭條。蟲語鸞飛總寂寥。縱有慈航更誰渡。蓮花無語雨飄飄。清鸞習習舞清風。萬里雲天一笑中。幾度欲飛尙疑似。龍雷怒吼響遙空。

劉仙 己未九月二十六日

長江長千里。一瀉何汪洋。西山皚皚已積雪。幾樹枯枝掛夕陽。江流日夜長。不
息千古神州成。滄桑英雄事業。歷史料才人。文字拋遐荒。東坡亦非慙。太白果
然狂。赤壁清風猶如昔。磯頭明月永相望。何以夏口武昌。只低徊悲風遺響。蘭
亭修禊已不見。曲水流觴昨夜朔。風起漠北胡騎悲。嗚日無光。大地玄黃龍戰
野。東南半壁猶稱強。干戈水火本劫數。人事乃獲天之殃。從古權利起攘奪。何
况種種邪說相提倡。萬頃狂瀾誰遏止。令人徒歎長江長。

劉仙 己未九月二十六日

噫吁兮平原草碧。歎萋弘蒿目。從來恨無窮。龍虎爭噬風雲急。饑寒誰復顧。哀
鴻幾處烽烟遠。連天西隔秦關山。綿蜀父老垂涕不敢說。將軍揚旗尙靖國。飛
鏑聲中談忠義。何如休兵息民同心而共濟。噫吁兮同舟安可常相爭。吾願諸
公勿再作此閨牆戲。噫吁兮同氣同氣。

詩 詞

詩詞

謹按是詩蓋有所指

何仙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消息靈山意。欲通清禪白。柱奏玄功。天開泰運。人神樂三教。同途造化鴻。

華仙

己未九月二十六日

道心脉脉意。沉沉通化玄。關眼底。尋色卽空。兮空是色。此時瓦石卽黃金。

白仙

己未九月二十六日

瀛海傳來我佛書。蓬萊島下促雲車。青鸞雙駕擁仙仗。對對玄旛下太虛。

柳仙

己未九月二十六日

披雲揭霧下蒼穹。笑折瑤花朝上宮。歸路瀛寰逢絳使。丹書一軸降遙空。

洪仙

己未九月二十六日

雙鳧飛渡海門東。彼岸遙遙一望中。浪大風高天欲墜。慈航將爾出鴻濛。

何仙

己未九月二十六日

萬里飛來一芥雲。青山白水倍分明。凌空一雁南歸急。揚子江流日夜橫。

孚佑帝君

己未九月二十日

鏡中何曾着。纖塵五蘊端的在。斯身鐵樹有時鮮。花發心似鏡。兮花似神。有鐵無花空無着。花開火裏有餘春。火中之花猶易發。火中之鐵難比論。鏡心持得好。鐵花守得真。佛卽道兮莫苦寂。空望歧路徒因循。嘻天花撒罷香猶存。端在斯心通天閣。蓮座嶺嶸雙寶塔。萍實浮沉三碧瓊。流火向東土寸寸身體似裂膚。雲開倏然見靈山。烟景山嵐暝色暮。暮暮朝朝空縈思。佛法在心汝不知。花開泥中終須落。鐵在火裏那堪支。嘻鏡本無塵。莫自欺。要須拂拭透光輝。佛道精微在幾希。嘻在幾希。

古溪尊者

己未八月初一日

黃褐說黃法。黃口食黃梁。色相全無着。着處只在黃。

赤聲火金剛

己未八月初一日

詩 詞

詩 詞

何。金剛。徒。怒。目。世。人。誰。識。佛。一。片。慈。悲。心。空。向。老。天。哭。喚。大。劫。頻。遭。人。心。不。醒。奈。

黃隨求金剛 己未八月初一日

枯。坐。說。禪。禪。在。何。處。閉。睛。養。心。心。向。何。去。去。住。有。因。往。來。無。故。卽。此。是。禪。不。須。先。後。

大神金剛 己未八月初一日

經。卷。拋。却。睡。眼。迷。離。云。何。欲。睡。禪。在。睡。機。

紫賢金剛 己未八月初一日

樹。起。禪。杖。雲。烟。繞。座。問。我。何。來。慈。航。偶。過。只。在。方。寸。念。之。勿。挫。

謹按古溪尊者至紫賢金剛皆侍 燃燈佛之駕者

淨慈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梵。旨。無。多。意。嚼。蠟。甘。餘。涎。鏡。水。空。色。相。根。蒂。斷。塵。緣。氣。綿。風。裏。燭。花。發。火。中。蓮。

欲問孤獨路。方寸著胸前。

淨含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幾樹著殘花。花意靜且寂。寂靜非花相。著從殘時寂。此旨惟我知。天地賴之以不息。

淨蒂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本來蕩蕩何處著。想無罣礙獨依禪。杖。

淨慮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幾處香飄半天秋。影落花滿院。禪心猛省。

淨檀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秋花影沈冬景光。陰逝而不返。自古迄今。

淨香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慈悲此岸邊。掉舫向遙天。碧落空秋影。白波擁暮烟。此時一回首。長嘯楚江前。

詩 詞

詩 詞

淨景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臨淵羨魚何如結網清不如空從空斷想

淨芬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半肩袈裟一腔慈愛倚杖看天指心識面幾度春風萬緣不現此心本清何須
修煉

淨水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香界有妙趣松花落岩端指天問僧侶笑我看西山猿鳥本無意風波順自然
數將理道同禪法此際觀

淨樂尊者 己未九月十九日

禪心淡於秋合掌意悠悠便從無處省莫向有中求含笑青天外淨心碧水頭
此中有無意得失任君修

謹按淨慈尊者至淨樂尊者十位皆侍 觀音大士之駕者

淨慈尊者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月華返青影。倒光成暗景。月華本無虧。物蔽心須省。

淨函尊者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皮囊空空。春草芊芊。生意如此。卽佛卽仙。

淨意尊者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漫撥爐香。香有餘芳。香非芳耶。芳味未忘。

淨香尊者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草木零落。冬春周始。欲知無生。方能無死。

淨檀尊者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風動袈裟。暗度香清。思無限。正茫茫。靈山有個收心法。心卽收來情却長。

淨念尊者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凡佛之分。卽此一念。一念無差。如來可見。

詩詞

詩詞

性尊者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水。月。常。常。明。鏡。花。時。時。艷。光。景。電。華。流。真。如。倏。一。現。但。從。現。時。住。莫。隨。流。時。變。空。空。復。空。空。要。由。空。裏。煉。

淨蓮尊者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我。是。蓮。花。偶。現。身。風。清。月。白。見。元。神。幾。回。秋。影。橫。塘。夢。夢。入。清。涼。江。下。濱。江。濱。漁。夫。向。我。笑。欲。言。不。言。但。長。嘯。歸。途。偶。遇。慈。航。客。相。招。同。入。西。方。教。噫。一。瓣。清。心。依。寶。座。佛。身。佛。心。終。朝。托。托。向。燕。山。來。也。令。衆。生。一。見。真。彌。陀。

謹按 慈尊者至淨蓮尊者皆侍 觀音大士之駕者

觀音大士 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佛。卽。心。兮。心。卽。佛。如。來。常。在。汝。心。頭。既。知。想。像。非。真。佛。可。識。心。思。有。所。由。聖。凡。差。此。一。毫。芒。墮。落。超。昇。各。未。央。兆。在。機。先。存。在。體。道。通。世。後。意。通。光。九。泉。悲。怨。誰。相。慰。半。世。飄。零。汝。又。忘。欲。指。南。無。真。正。諦。恐。驚。愚。子。發。顛。狂。

又論張君蒼生

子才本比衆賢高。悟得玄真是寂寥。欲說還吞清妙理。未成先覺古歌謠。五陵春醉桃花幘。三島秋撐桂葉蒿。幾次靈山山上望。真心欲共瓊花飄。

孚佑帝君

己未閏七月初六日
訓朱君品三

清風明月百三春。島裏楊花是舊身。莫道風塵知己少。九天上級見仙真。

孚佑帝君

己未閏七月十八日
訓張君頤伯

竟夜秋風冷透簾。芭蕉窗外月纖纖。青衫累減潘郎度。一半工夫到指尖。洞簫西去瑤琴北。來花飛舊苑。燕語高臺自然風味。宏偉棟材進不如守修德福來。

孚佑帝君

己未閏七月十八日
訓張君蒼生

瀛寰拋撇向人間。那識人間事更難。三十年來忘本性。青鸞畢竟要歸還。息息相通事在虛空。綿而不斷。從容大中。

詩 詞

詩詞

二十八

孚佑帝君

己未八月十五日
訓胡君筆江

甲乙推排適到君。行仁修德莫羞神。君身原是大羅體。一入塵寰却失真。回頭已近。掉舟相待。既濟而復。厥志乃秦。

孚佑帝君

己未九月初一日
訓黃君孝緝

清風無恙舊相知。落葉江村對語時。此次重來山色暮。寒鴉三四傍枯枝。記否前生在苑西。鶴鳴白下總淒淒。黃梁畢竟余先覺。北首邯鄲汝莫迷。

孚佑君帝

己未九月初一日
訓金君伯剛

巖阿花發錦爛斑。飛泉直到山之灣。灣中猿鶴鳴。灣邊草木驚。驚風駭浪破天荒。漢陽城下墮大星。星月慘然霜氣高。秋風秋夜空寂寥。戰將塞北收牧馬。胡竟騎爾出跨下。蕭蕭幾度海天寬。花飛秦隴願已寡。六國方合併。三家氣正橫。剪却羽翰不能飛。山長路遠意迷離。離家王粲泣登樓。赴洛陸子徒懷羞。羞同北關去。青雲梯爾不到頭。孫登長嘯亦堪追。阮嵇放蕩子能否。不然鳴騎遊帝

都。不然絕粒登天衢。九洲三島未有期。十分人事在太初。

佑帝君 己未九月十五日
訓章君彥泉

人心正與神心通。綿渺精靈造化中。此去須持堅定力。花飛魚躍趁春風。

宏教真人 己未十月十九日
訓季君鹿萃

幾年潦倒老郎曹。白眼看雲復困勞。秋夜孤燈寂寥甚。臥聽浙右海門潮。

佑帝君 己未十月二十六日
訓袁君履清

拙守巧施方門智。花風吹到蝶始忙。酒杯未了青山願。碧水潺潺近夕陽。

佑帝君 己未十月二十六日
訓陶君仲謀

風吹斷續漁歌薄。暮長清流堪濯足。莫羨溫柔鄉。

宏教真人 己未十一月初九日
訓周君通甫

前途山路本崎嶇。賴子心田美似珠。陰隲三生來歷好。雲鸞萬里且登車。
幾年痼疾漫求仙。誠意孝思兩可憐。此後但修方寸地。白雲歌裏笑登天。

詩 詞

詩詞

三十

山鳥嚶嚶喚汝醒。亂流孤石野泉鳴。蒼松日暮秋雲滿。須聽江猿第一聲。

伏誦幾年痼疾漫求仙。誠意孝思兩可憐。之句竊不禁頓觸舊感矣。憶先慈素。有痰飲氣痛等症。時發時止。己亥除夕。痛大劇。三晝夜。目不交睫。羣醫皆束手。時粵垣北門內觀音山之麓。有呂祖廟。靈應素著。學仕兄弟往求方。僅示以子孫孝順。或可挽回。等諭。學仕爰焚香禱告。割左臂股肉。長寸許。煮水以進。先慈飲少。頃痛勢漸緩。神亦稍清。至夏初。竟霍然全愈。迄今先慈漸養已二十年。而帝師猶以此提撕。警覺。益不禁蓼莪之感。爰述概略。藉誌哀思。周學仕謹誌。

記 事

謹按本要誌記事一類。僅選擇有關係之訓諭記之。凡瑣碎事件。無關於勸善或社務者。概從闕略。再 孚佑帝君降臨儀注極盛。先有隨駕諸仙鶴。仙左侍鸞仙。右侍酒童劍童爲之前導。更有城隍土地各神迎駕。並須四角加香站班肅靜。其他各尊神亦多隨駕先驅之神。其未示詩詞者均不備錄。至 帝君及各尊神各仙佛序文論著詩詞。則分載於序文論著詩詞各類。註明年月日。閱者參考。月日自可貫通。本類概不叙及。

己未閏七月初六日在北京請乩

勅封誠意伯宏教真人柳諭 道本大公絕無私授。

謹按 帝君此次顯化燕京。專爲廣宣大教。藉神道以挽人心。故歷次諭令

記 事

記事

擴張善業。柳真人開宗明義。卽示以道本大公絕無私授兩語。帝君之意於此已明。本社宗旨亦由此確定。柳真人爲帝君首座弟子。諱燦。號青青子。清微三品告成。奉元始敕命晉秩真君之職。是日帝君未臨。殆先命柳真人先試諸人誠心若何也。

柳真人諭。汝等今能發願於此受持不生色相。不背師道。卽可收汝。旋示道訣云。於正子時聚精會神。叩齒三十通。取液六十度。送下靜坐一個月。以養元神。元神見於夢中者爲紅光。見於默會者爲白氣。此際務須反觀久視。能使光氣常收眼中。自然百病不生。此初級要訣也。第二級較難。然能實力用功。自可拾級而登。須要小心魔障。帝君特愛汝等。故命如此。倘努力善業。自然克遂所願。後三日再諭。

閏七月初九日

敕封玉闕贊化調元紫玄大帝兼理中外水旱兵疫諸災事宜無量普潤壽佛

孚佑帝君純陽道祖諭

汝等既有夙緣。復有誠心。吾爲之喜甚。但大道茫茫。夙慧已迷。頗難一葉徑渡耳。世道本於善業。善業無着。功則難見。今欲世道擴張。莫如擴張善業。余特准汝等於此地立一善社。余自有默佑。將來勢力由此擴充。好自爲之。

講按是日爲請乩之第二次。卽奉諭設立善社。

余念汝等誠心。再賜却病延年之道。但須戒色戒怒。及一切妄想。此諸仙證道之要訣。存氣養精之妙用。慎勿輕視。其道名曰胎食。夫胎者自然也。食卽服食耳。法於子午時靜坐調息。三百六十五度。閏正皆任自然。終息後用舌尖刮舌下根取精。每一息食一度。初食三十。漸增至六十度。能於百日內食周天度。不犯房戒者。精神自強。飲食自多。能行三年。則神氣漸清。非食日少。三十年不怠。則絕粒身輕。可以履雲氣矣。六十年功完飛昇。張子房所得卽此道耳。汝等勤修勿怠。子時取真陽。午時取真陰也。雖不成。亦可却病延年。慎之勉之。

記 事

謹按閏正二字。同人多未得解。叩問有無錯誤。奉示云。無錯。先有正而後有閏。如年歲然。人之呼吸。每一呼吸。兩接之際。必有閏焉。所謂閏正也。醫者皆知之。

閏七月十七日

宏教真人諭 奉 帝君命悟真即王君秋渠有得佛理。即命講金剛經。須要聚精會神。自抒所見。講經尊者來矣。 敕封般若波羅密多佛臨

王君講法會因由第一分畢

諭云。頗得三教真傳。故能言之如是。

王君講善現啓請第二分畢

諭云。頗合理論。有功佛儒。

王君講大乘正宗第三分畢

諭云。願解能會。真可人也。

宏教真人諭。本社命名曰悟善。還有許多善友相待。明日再賜墨寶。

謹按是日爲請乩第三次。卽奉諭命名悟善。此本社之名所自始也。

閏七月十八日

宏教真人諭。汝等所辦善社。帝君極喜。所擬章程亦合。已上達天庭。努力進行。自然有成。神不相欺也。倘有受魔處。亦須堅持。否則完全無效。

謹按是日草擬悟善社簡章數條。尙待公議再決。並未繕呈。而神已知之。先爲批示。同人均悚然。本社萌芽既具。亟應仰體。帝君慈念。廣行善業。不
僅個人修持已也。

宏教真人奉。帝君命宣布規條十則

昔者聖王治世。神人並用。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鬼神黎庶。各安其職。禹會會稽。神人咸服。周興典記。諸神用命。其時雍穆成風。禮成樂備。典章文物。於斯爲美。

記事

迄乎晚近。政失於上。教亡莫稽。今世衰道微。邪慝並作。巧偽橫生。莫可究極。屏除迷信。則橫無忌憚。崇拜自由。則敬慎全棄。當此橫流汎濫之秋。爲士子者當如何自勵以勵人耶。今將諸生言行法則預爲制定。卽列如下。其各凜遵勿違。

第一條 孝 凡諸生有犯忤逆者。查出勸諭三次不改。罰病罰災。各依天律。

第二條 慈 凡人物昆蟲一草一木。不得無故戕殺。犯者依上查勸諭罰。

第三條 敬 凡對已對人。務須敬慎嚴肅。犯者依上查勸諭罰。

第四條 和 凡接人應世。務須愉色降心。屈已待人。不許暴厲躁蔑。動致決裂。犯者依上查勸諭罰。

第五條 誠 凡對已對人。務須一念無僞。心口相照。犯者依上查勸諭罰。有欺人利己者。尤須慎查處置。

第六條 靜 凡諸生無論在何處。務須專誠主一。一語無雜。於辰時靜坐。以養義禮。以培元神。每經會期。卽於黎明沐浴更衣。齊集會所。請訓靜坐。細養

道義研究性理。有懈怠者。依上查勸諭罰處置。

本條乃養性宏道之要事。不惟修煉爲然。亦處事接物之要訣也。慎之勉之。不得有誤。

第七條 勤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無論在何處。俱宜各勤厥職。勿怠勿荒。犯者依上查勸諭罰。

第八條 養 凡持身務須戒節嗜欲。省薄旨味。愛惜精神。休養氣息。起臥有常。動靜有節。早起早寢。勿得流連。凡受教或問事。定時不得逾限。有犯者依上條查勸諭罰。

第九條 正 凡持身存心。務須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不許少存私曲。持已既無偏私。於人尤戒阿諛。最宜慎者。名節二字。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勿阿順以取容。勿苟且以免難。犯者依上處罰。

第十條 廉 凡持身務以儉素自約。慎毋奢侈貪婪。待人既應寬恕。取人幸

記事

勿煩苛報施只可相當。分外切莫徵求。至居職貪利。在事行賂。尤宜戒之。犯者依上處罰。

宏教真人賜朱翰墀品三王秋渠鄭季漁諸君墨迹畢。示云。尙未能肖萬一也。不過稍勝俗手耳。寶藏勿失。人間尙少墨瀋也。

閏七月二十二日

孚佑帝君諭。余在世久。欲度幾個有緣人。前經柳弟稟復。有張某頗誠。才亦敏。余喜其及第。與余前後相同。而又有夙緣也。故招致以試之耳。慧真慧真。君願何不慧耶。醒耶。醉耶。醒中醉耶。抑醉醒中耶。余此來爲慧真耳。反爲俗人。張即所擾。亦緣之所限也。

謹按是日問事者甚多。故云俗擾。

宏教真人諭。此社之設。帝君頗嘉厥志。此後倘能誠心不怠。必當詳定規則。廣施善業。以大顯靈蹟也。下月朔日沐浴齋戒。佛祖尙可降臨。

八月初一日

孚佑帝君訓朱翰墀品三兩君云。汝弟兄誠心所感。佛祖藥王一時俱臨。亦可云幸矣。然所賴者此心耳。此心一有或爽。都成虛語。慎之勗之。此社之設。汝二人爲首善。將來萬級雲梯。從此始矣。

謹按是日。燃燈佛降臨。及藥王侍駕之諸真降臨後。忽奉諭云。藥王奉 敕轉向玉闕。不必候矣。

孚佑帝君諭 諸生有此誠心。余甚喜之。若能進行不息。自然利己濟人矣。所有規則。定於初七日詳爲畫定。

孚佑帝君諭張君頤伯云。賢契心源頗逼老仙。放曠通達。實相肖也。好自爲之。老道大有人在。

八月初七日

孚佑帝君諭 今爲本社正名定分如下。

記事

記 事

正名者。正此悟善之名稱也。定分者。定此普濟善業之分量。與其分界。並其職分之謂也。悟善者。善之宗旨。即目的也。普濟者。善之事業。即後效也。宗旨所以取悟善者。因今日人心陷溺已深。滔滔者天下皆是。能化一人。使之自悟。則所以正天下之人心者。即於是乎。在此善之本也。普濟之事。則在盡分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若無其分。人將自畫而不肯從事矣。希將此意。宣布俾世人咸知此社之作用。

謹按本社專爲普濟而設。嗣奉 諭定名悟善。故 帝君有此講解。蓋悟善者。名稱也。普濟者。職分也。

孚佑帝君宣示社規如下

第一條 持身 凡諸生均恪遵袁了凡先生功過格。每日清晨默誦一遍。於言行必嚴加檢點。每夜更默察一日所爲。自行記載。每月終考比功過。不容稍隱。行之十年。吾保其必得福報。若素行慈善。五年必報。再有救世濟人轉

移風化諸大功。則三年以內。立見報應。天地無私。神佛森列。吾言出必信。絕不欺汝等也。欽哉。

第二條 勸人 一世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既無鉅資賑濟大災。惟有盡筆墨口舌之勞。以圖挽救頹風。隱銷兵禍。

第三條 濟貧 本社漸次發達。須於春冬二季。稍儲義金。以濟窮困。凡此三條。便須漸次進行。諸生各自努力爲善。自此根基鞏固。枝葉日茂也。勉之。

八月十五日

孚佑帝君臨 本社擬呈細則奉

批云。汝等善逐春潮。誠似秋瀨。所擬足見精思。真可喜也。

帝君又命張君頤伯將袁了凡先生功過格言宣讀一遍。張君讀畢奉

諭云。此格凡在社諸生。務須遵守。每月朔望彙報一次。

記事

記事

謹按本社功過格。考覈最嚴。其有功過遺漏。未經自註者。帝君往往當衆指出。並批某日某事。吾人戒謹恐懼。必慎幽獨。顧可忽諸。

帝君是日於送岳忠武王駕後。並諭云。尚有出世入世二大法門。待下期示知。

八月十九日

藍袖采和降臨。宣示古歌後。與張君頤伯聯句。翰墨蕭條冷六朝。樓臺金

粉付秋潮。張奉批好極了。西風夜雨腸頻斷。瓊樹笙歌黯淡銷。張奉

批佳則佳矣。何其衰颯耶。唉。將來不及三公矣。張君聲明係根據仙詩西風句

故衰颯奉諭。凡詩之上句最衰者。要接得最盛。另續來。張另續云。臥聽秦淮

畫舫簫。

胡天飛雪冷旌旗。漢將嫋姚鬪鐵騎。張奉批此句却不通已極。現時漢將

嫋姚。若於胡天鬪鐵騎。中國真要不了。再做罷。張連諭另做云。失著中原一局

棋奉 批此句還算平和。但將著字改却字。將局字改著字。改為失却中原一著棋。元夜西風淒不語。蓋何時到治媿軒義張奉 批好好。但於詩格未合耳。出塞體須用高岑作法也。張改句云玉關有夢繞金墀

買絲偶爾向瓊樓。蓋繡出平原酷似不張奉 批極佳。但尚存其迹。我能化去其迹。代續曰也。惹春風一段愁。然此非人間烟火。固不得以此相較也。仍以原續句為準。十日秦淮真個醉。蓋笑看紅袖盪蓮舟張 奉批佳。

九月十三日

何仙訓戴君問予云。汝聰明過人。但須修德立功。利濟羣生。自然福崇壽高。斷勿自困。人爲。卽是天爲。神意見於人心。

宏教真人訓朱君品三云。此社之興。可計日而待。汝克勤克能。英邁不羣。所以聯絡衆賢。以成偉業者。胥於是乎。在。所有訓語。均用鉛印。藉昭整齊。而雅外觀。切切。除發給各同志外。並寄與京外各壇。先寄廣善壇盛德壇。以廣聲氣。而擴

記事

記 事

信仰他日當有各處合一互相輔助以成大善之一日勉之哉

講按本社簡章批定後 帝君即注重鉛印一事所謂百世勸人以書也此語

詳見社規第二條 至九月十九日又奉定名為靈學要誌之諭今特端倪耳敬誦各

處互相輔助一語仰見救世之願宏且大也

宏教真人訓河南廣善局來京諸君云此社定可發興汝等亦要破釜沉舟力求前進總以善德普及不負 帝君命汝等來京之意切切勿忘縱千辛萬苦斷勿自懈毅力一衰則萬事隨之瓦解矣汝等纔數月便有惰心何可成事耶

九月十五日

孚佑帝君諭 所擬實行善業各節真堪嘉許但須竭力做去毋負我之期望也編輯刊印一事尤須速辦蓋勸人之功德最大也

九月十九日

孚佑帝君降臨於送 觀音大士拂駕後諭云寄乩語一事可暫寄廣善壇至

集雲軒卽濟祖在江南所立之壇。將來自介紹。後再寄可也。凡語用鉛印。首一二頁用柳仙墨跡之照片。須要十分整齊。後日當爲汝等派長樂仙畫得道仙跡。如盛德壇靈學叢誌之例。此報出後。社務便逐漸發達。如春潮之不可遏矣。切切卽名此報曰靈學要誌。

謹按靈學要誌之名已定。帝君宗旨。係仿照上海集雲軒靈學叢誌之例辦理。其原委詳見於本社所撰靈學要誌緣起。

九月二十一日

長樂仙子諭 今奉 帝君囑。特留仙跡於悟善社。諸生各須誠敬侍筆。先用紙一張。將筆栓於牘上。扶者各用手握住機端。蓋凡屬墨迹。必用較大之神力。人若不握。則易脫。凡扶時。平心靜氣。隨機所之。若畫廟宇人物。批點山水。須用靜機。畫畢又奉

諭再賜一張。凡筆停時。卽當隨機所在之處。細爲描畫。

記事

記事

九月二十三日

李仙鐵拐諭 帝君說你們編輯靈學要誌。特地叫我帮忙。我想多年老友。那有不帮忙的道理。將紙來。我留下三張墨迹。

謹按是日 李仙墨迹三張一賜王君秋渠。一賜朱君品三。一賜戴君問予。孚佑帝君示醫訣如下

脈數而微必死無疑。脈弦而促已無生機。念八脈相各須相離。所不離者在於胃氣。胃不附脈病重難已。胃氣全亡人死可詳。脈貴觀神。膚筋見真。肺存於膚。腎寄於筋。膚筋之表神氣飄渺。能識此神通玄會真。但驗肺腎便堪自信。肺屬於天。腎屬於地。輕清重濁精神所寄。天地之中人脈為宗。其行曰土。其裏曰膚。其性曰味。其藏曰胃脾為之主。諸脉相與知乎此者。萬病可詰。

何仙諭 靈學要誌賴定真三品熱心毅力。諸尊神皆極歡喜。將來成就時功德實無量也。惟 帝君恐其無恆。故屢試之。今已知其任重道遠之志。足以負

此鉅責矣。已邀在天諸神來臨。可將第一期速行印出。並可將靈學叢誌第三、四期置買一分。以備參考。而求會通。將來靈學發明。使五洲萬國。皆知神仙內容。道德日益進化。庶不負 帝君大慈大悲之大善業也。任此責者。有三部分。盛德同善。其外則汝等之悟善社是矣。切切進行。自可成大功。如同善等之明效已。

九月二十六日

劉仙宣示長歌兩首後。諭云。二十九日 帝君賜靈學要誌序文。觀音大士賜佛學要旨。金剛經真傳。篇首名曰釋諦。凡在佛門者。切勿交臂失之。定於早九句鐘開世。

九月二十九日

何仙諭 帝君即賜序文。此乃靈學要誌開章明義第一篇也。善業之發達。由於此。即汝等身家之發育。亦由於此。諸人慎之。良以此社得人。諸職員皆恪誠。

記事

記事

無貳。雖欲弗興。不可得矣。

孚佑帝君賜靈學要誌序文一篇。(載第一卷第一首)

觀音大士降臨。諭云。吾發大願心。欲普度大千衆生。故不嫌塵穢。親臨濁世。汝等修行得法。我故重來耳。

謹按九月十九日。大士曾降臨一次。故云重來。

會真來。呼張君。汝修行有素。若能淨諸妄念。便可登我靈山。真境不遠。初步已

到。汝心地光明。事業復正。默契於吾心者。有日矣。佛法雖空。而尙慈悲。更須推

仁愛。以廣慈悲。若能實行無虧。吾與汝在此相會。方長也。善哉善哉。汝靜中見

佛乎。張君答。汝到底差此一階。若能打破此關。立刻便成。我不常云。乎佛卽心

兮。心卽佛。(計賜詩三首。載詩詞類)

謹按。大士謂我不常云。蓋指九月十九日。訓人求真諦文而言也。大士

訓人求真諦文內。有佛卽我心。我心卽佛之語。載入論著類。

何仙諭云。大士說佛諦真傳如下。

會真來。大士呼張君答以請假

何仙諭。即送大士。

孚佑帝君諭云。大士蓋深得意於會真。此時知會去。然尙欲其來。故復問之耳。答以請假。大士遂含笑而去。甚矣恆心之難得也。

謹按本社同人中惟張君佛學最深。故大士一再呼之。蓋極契之也。惜是時張君請假。佛諦真傳。竟未能宣示。仰見仙佛垂教。亦必因人而施。盥讀二十六日。劉仙所諭。凡在佛門者。切毋交臂失之等語。仙殆已預知耶。

記事



軼 聞

本要誌專立軼聞一門探訪近世靈異事蹟及善惡果報確有證據者酌量選錄藉資研究而便觀摩其無稽妄談惑世邪說概不登載

張女士

雲南張口口女士。寓京師菓子巷扁擔胡同。光緒辛亥冬。病甚。離魂數月。一夕睡眠朦朧中。恍似有人招之起。神魂飄搖。不覺隨之行。俄頃至一室。陳設精麗。見一中年婦。衣藍衫。儀容嫺雅。因問何故召之至此。則笑而不答。僅拉雜與之作不相干語。心甚疑惑。亦莫明其爲人爲鬼也。坐移時。始送之歸。歸時意志似較初來時爲明瞭。惟道路仍昏黑莫辨。有頃至扁擔胡同內。始能辨及門戶。而回顧彼人。則已杳然無蹤。入門後。見己身臥床頭。覺甚奇異。乃不待趨前。如磁

石之引鐵然。已自翕為一體。驀然醒。始悟其為夢也。時同寢者為其仲姊口口。速撼醒而告之。故。姊曰。此幻境耳。不足慮。乃翌宵又復夢之。至第三夕。則又發生有他種之事實。先是女士之被引至某所也。除中年婦外。並未見有何人。至第三次來時。坐甫定。忽見一婦掀簾入。目女士久之。曰。噫。此黃先生也。何為至此。方躊躇不知所答。而回顧中年婦。則甚驚懼。且繼之以悲啼。益愕然不解。所謂旋見此婦。謂中年婦曰。若做事亦太無良。又欲拘牽他人魂。以自遂其生路耶。繼詢女士來此共有幾日。亦曾受有特種之待遇否。意若甚關切者。惟稱謂之間。則必尊其為黃先生。不言女士。徐詢其故。則曰。君前生本姓黃。浙江秀水縣人。素好義而雄於財。又優文學。名噪一時。徐州之役。深蒙濟拔之德。據言當

兵虜婦女甚衆。黃多以錢贖出。使歸本家。此等事。嘗見於紀載中。李笠翁集載。朱修齡倡贖難民妻女。紀略一次贖者至數千人。可以想見。蓋當兵變。擄人往往視為一種行業也。

公然交易也。故此永感不忘。至君此次入世。本由誤投。他日歸來。當不難證知其本來面目也。女士聞言。恍然似有所悟。覺前世生活。躍躍如在心目中。又詢

女士亦知中年婦所以招致之故否。答云不知。則曰彼蓄意至不良。蓋欲拘君於此地。而彼蕪君之屍以還陽耳。惟彼所以出此者。亦尚可原。緣彼去世後有老母在堂。異常痛悼。彼在此亦時悲啼。憶念之不止。為急於入世尋訪。故始有此舉。就情理論。究尚不失為一種孝行。女士始備悟數日。事變之由來。以為幸遇此婦。否則將不免矣。後婦又對女士言。君來此亦大不易。吾意此間有一事。願暫相煩。即某校中有主教一席。久覓未得其人。君固饒夙慧。即今生學業亦匪薄者。可能暫以相就否。女士聞言。似覺不便推却。竟慨允之。自此以後。遂執教鞭於某校。按美人核治博士鬼語載冥間亦有學校願入者入之與此可為互徵校中形式。一一模仿人世。有講堂。有坐次。其學生類多幼女。間亦有成年人。旁座聽講者。有日來賓甚眾。講女士講演道德經。皆曰此黃先生所素習者。當必有以餉眾。遂登臺。覺妙義淵發。多非生平所能解。既醒後。猶復歷歷記持。乃查原書視之。見書中章句。與夢中所演者。一一悉合。蓋前此並未一寓目也。此非夙慧而何自後來往既頻。所接之人

軼聞 張女士

四

亦甚多。見女士皆極崇敬。一致以黃先生稱之。最後遇一趙姓者。狀類冥吏。掌計簿。能查人世去來事。女士自檢生平。果有所謂誤投雲南張氏之語。與某婦初所言者合。蓋其前生多善行。死後獲有善報。地位甚高。據云在某殿前掌記室某殿何名則不能詳矣今世之生活。猶其墮落者也。又嘗得有預言。遇事多成讖兆。最顯應者。則民國元年正月十二日北京兵變之事。亦於預先得知。且言所住扁擔胡同內。必可無虞。及期果然。人始信所言確而有徵也。惟是離魂既久。精神上漸覺不支。其家人亦頗慮之。乃請辭退教習事。初猶不允。再三辭許之。然雖辭退。而魂之往也如故。蓋已養成一種慣性。趨徑既熟。不待召引而自至。後有告以轉地治療法者。此所告者亦彼界中人謂若離去北京。改變方向。當可不再至此。如所言。乃覓一教席事於保陽果也。一至保陽。遂不復夢至彼處。總計自辛亥年冬至壬子春。前後凡數閱月。其中經歷情形。至為複雜。此所舉者不過概略耳。然於魂體之分別。幽明之界。亦可以略識其故矣。

靈魂奪舍

投胎奪舍之說。儒家所不談。然事迹彰彰。豈容否認。西哲謂二十世紀。鬼神暨一切靈怪之秘奧。當大明於世。其說似非無因。卽如近日歐陽君之如夫人借尸還魂一事。亦研究靈魂學者之絕好資料也。歐陽口口。江右人也。起家科第。前清軍機章京。值班頤和園。偶携戚友輩遊園。其戚誤入軍機處。用是罣誤去官。入民國後。任爲政事堂參事。嗣政事堂改國務院。供職如故。曾納某氏女爲小星。入門時年纔十五。大婦極愛之。相處甚歡。產子亦夥。三十五歲病歿。歐君與大婦傷感甚至。先是歐君有一狐友。過從甚密。延爲西席。教讀其子女。每夜寢輒夢狐友之僕從來。迎之至家授課。夢中默誌所至之處。則正陽門城樓上也。書齋陳設。備極華麗。弟子亦奉教惟謹。如是者二年。乃以晝則從事簿書。夜復魂勞教授。不勝辛苦。向居停辭館。居停亦諾之。然居常恆往還不絕。且狐友亦能白晝見形。與之酬酢。無異昆仲之歡。至是歐君頗痛彩雲之忽散。倍覺神

傷。一日夜寐。見其如夫人入夢。告以陽壽未盡。尙有二十年生活。只因阿姊一重公案。到地府爲之作證。事畢。已入殮。無舍可歸。狐友有返魂術。已求其爲之覓一房宇。一佛家稱人軀殼爲房宇。庶可再生。自是屢見靈異。而狐友亦時效李少君故事。爲致其如夫人魂魄。作夢中之會晤。以慰歐君。如是者年餘焉。至其如夫人所遺子女。向由乳母撫養。有夜啼者。其乳母偶於暗中凌虐之。其如夫人輒於夢中詳告。歐君不勝氣憤。狐友亦謂非有以懲戒之不可。次早。乳母起而洗盥。見其隔宿面盆中水。已胥化爲血矣。不識其所自來。不勝駭怖。自是不敢虐待。一夜歐君夢中見其如夫人告以陰間。現正稽查遊魂。倘被拘。則此後無復見期矣。且囑歐君哀狐友設法。狐友囑於某日將其如夫人平日所居之室。掃除潔淨。帷床奩具。陳設如生時。並將襪被展開。四面用物鎮壓。門外則需人邏守。囑勿驚擾。迨某日既過。歐君果又夢其如夫人告以大難已過。此後無慮。頃之狐友來告。其如夫人已借得京畿某處某姓女之尸體還陽。既醒。

求其家人送回。某姓以事甚駭俗。且不願已女爲人側室。堅執不可。如夫人乃憤而自裁。又須另覓軀殼矣。歐君如言。遣人至該處探訪。則果有是事。與狐友所言不爽毫髮。久之。狐友又來告。良鄉縣某村某姓女。陽壽已盡。其軀殼可借以還魂。惟此次須趁其未卒之前。以術致之來京。俾免臨時又生他變。並謂京師西兵馬司某姓者。與該女家爲戚串。而與歐君有交誼。設法使到某姓家。則可圖也。蓋歐陽君之封翁。官戶部郎中。而某姓則該部書吏也。狐友籌畫之。周調查之詳。殊可令人驚矣。果也。屆時該姓之女。病中堅欲來京遊玩。其父母不從之。則尋死覓活。吵鬧不已。於是女之父母。不得已送其女來京。果安頓於兵馬司某姓家。歐君之夫人。特往探視。果見此女。而此女雖病甚。見歐夫人則舉動如禮。狐友告歐君。某氏女原有之魂。將完全出舍。其如夫人之魂。已完全佔領矣。宜乘此時撮合。以免病愈後轉多周折。歐君因遣人關說。某女之父母。初本不願。而所僑寓之某姓。則力爲居間。其父母卒以復生者已非其女。留亦無

軼聞 梁氏義行

益卒遣之。受聘禮如儀。比接入門。而此女完全蘇甦矣。此民國六年二月十二日事也。該女自返家後。所有夙世之事。言之歷歷。無不脗合。追述曩者病亟時。乳媪欺其不能言。騙去皮衣一件。捏稱渠所許者。言次猶恨恨。復覩其子女。亦嗚咽不已。而狐友則堅囑其家。謂幽魂復蘇。陽氣尙微。不可令其勞擾傷心。爰靜養數十日。陽氣完全。昭蘇始出。見人誠奇聞也。此事京津滬各報競載之。以北京國是報紀述爲獨詳。

梁氏義行

樂亭某君述其里中康姓近年之事。鬼魂示兆。而骨肉友愛。婦女尤明大義。果報昭彰。洵足動人觀感。茲特錄之。樂亭康仲妻梁氏。小家女也。適仲數月。仲卽外出無耗。或傳其已死。有勸氏嫁者。氏不從。與夫兄各爨。彼此俱貧。不能相顧。氏無子女。恆傭於人。與伯氏分養其姑。甘旨不稍缺。伯氏病垂危。囑其妻曰。家貧母老。將以累汝。吾死。藁葬可也。其妻將從之。氏在外聞信。歸視病已革。又聞

無棺不勝酸痛。語嫂曰：吾今歲備錢已竭。試以來歲備棺人。里有王翁字慶徵者。素好義。氏詣焉。入門屈雙膝。王驚問故。氏泣訴曰：吾伯氏病且死。無力置棺。願貸錢十數千。卽以來歲備工作質。償無負也。王太息曰：汝有此心。何必計償。乃計數倍與之。伯氏死。遂得殮。逾數月。仲忽自外入。夫婦相別二十餘年。幾不相識。聞兄亡。頓足哭曰：吾固疑吾兄之死也。初氏之葬伯氏也。旣奠而嫂病。病中忽爲伯氏語曰：吾無能使弟婦傭工。已爲非人。又以棺故。累弟婦稱貸。再爲人傭。鬼將不齒。人傳吾弟死。實未也。現在吉林。將往尋之。家人疑爲曠語。及仲歸。爲述其事。則曰：噫。其信然。累年落拓空乏。羞歸故里。今歲至吉林。七月後。每夜夢兄促歸。繼之以怒。晝寢亦然。神魂震動。欲不歸不得。歸途中。又嘗夢兄在左右。與之語。則不答。神情離異。吾固疑吾兄之死也。今果然矣。則又哭。先是仲至之前夕。氏與嫂同夢伯氏來。且告曰：弟自吉林歸。今夜已宿某所。明日當以酉刻至也。已而仲果以翌日酉刻至。問前夕所宿地點。亦殊合。乃共嘆異久之。

人咸謂梁氏義行之所感云。

西人靈學記載

鬼語一書為美人核治博士逝世後附體於英女士拔柯氏而成之者。其中所述多人世所不經耳語。攷西籍中此等著作甚夥。最初有瑞嶺普者。瑞典國人生當十七

八世紀之交首為幽靈之記述。後有奧利芬。此則著者之鬼名著科學的宗教。(Scientific Religion)

摩西斯丹著靈教。(Spirit Teachings)二書皆盛傳於世。又鬼語載冥間

亦有圖書館。儲蓄甚富。有派拉塞爾舍斯。瑞士哲學者此言其死後也著一書推論靈魂有三

種。一人類靈魂。即曾有人世生活之經歷者也。一原子靈魂。謂靈魂之已發自

覺性。而未有其經歷者也。一神類靈魂。乃高等靈魂之一種。無物質生活之經

歷者也。如其降而為物質之生神類靈魂。又可分為二種。一善靈。一惡靈。此在靈

魂界嘗得見之。其身頂四圍。均有極大之光明。按俗事畫神像頂上必畫圓光

亦有之近西法中製有一種析光鏡專察人之光相凡人頂上皆有光以光度之強弱清濁定其人之智慧愚健否百不失一又俗說人行夜中鬼物皆能辨人之光

氣其光氣強者鬼物不敢侵低弱者有時或爲所勝理亦近似。故其辨別亦甚易。蓋凡善靈眼中恆有慈愛智慧之神光四射。而惡靈眼中則含有毒燄。惡靈亦有時假裝善靈。然此可以欺生人而不能欺靈魂云。

邊夫人

張適吾君。磁縣人。其夫人邊醒儂。工詩善屬文。以母老得精神病。留侍不遣出。嫁居無聊賴。乃恆寄情於扶乩。久之得一鬼仙。自云明末人。死已三百餘載。慧業不忘。嘗自降鸞人間。初尙憑乩。繼則不假人扶。或題字於壁。作頰紅色。亦莫明其由來。然既相習。亦恬不以爲怪也。間於倡酬之餘。質問冥界事。亦具告之。且歷數其死後三百餘年所經過之事實。女士一一筆記之。成一鉅帙。又嘗預言未來。謂女士必不壽。果歸張君。不數載而卒。年甫三十有一云。女士詩秀逸。遠出迥絕。恆蹊。此事載法言報文苑欄內。

按今西人有習交靈術者。能與鬼神通信問答。卽吾國扶乩之類也。

神語紀述

京師豐盛胡同某姓男。幼有夙慧。已未十一月廿六夜。夢中恍惚見一廣闊無邊之蓮池。己身跪紅色蓮花葉上。面對阿彌陀佛丈六金身。聞佛告曰。大劫將至。祇有數月耳。現已實無別法挽救。惟誦解六劫神咒滿十萬遍。即可解免。遂出一紙條。上書咒云。唵。安音 娑。梭音 婆。波音 哪。那音 哈。哈音 本。本音 盧。盧音 啼。啼音 唎。唎音 婆。婆音 訶。訶音 並。口授誦法。令其自誦一遍後。仍令奉還。且告之曰。我今傳汝此咒。乃令汝作一度人功德。務須廣傳。慎勿忘却。某童遂三拜驚醒。牢記咒語。乃詳述其顛末於人。將咒印佈。以便大眾知有所警。發心持誦。以挽災劫云。

謹按某姓印佈神咒傳單內。稱倘有虛言。誓為雷殛火焚。墮落惡道等語。其非偽造可知。夫儒重讀經。而義理明風化端。誠正即治平之本也。釋貴梵誦。而塵根淨爭亂泯。受持即普度之基也。愚者不達。謬以口頭之禪。妄希免難。或遺實行焉。智者不屑。自詡明達之士。不信鬼神。或忘本性焉。際茲人心喪

失之秋。欲斲雕而返之樸。舍誠意正心不爲功。而梵誦者亦卽誠正之端也。不能必天下之人盡歸於誠正。而可以勸天下之人專意於梵誦。以求其誠正。或亦容有瘳乎。此咒傳播於己未年冬月。當時四境宴然。所謂大劫。尙不知所指。卽所傳咒語。意義亦不可解。意以爲神佛度世。首在勸善。人之謹持咒語。非謂靈應卽在此數字。蓋欲吾人因神佛警惕。由誦咒而正其念。由正念而趨於爲善。則嘉祥自可感召。災殃自然消滅。此神咒救劫之說也。迨庚申五六月間。直皖戰事果起矣。直豫旱災果成矣。哀我小民。旣苦饑饉之薦臻。復驚蜂烟之突起。京畿附近。適當其衝。流離情形。尤爲淒慘。距己未冬月。恰祇數月。佛語果大驗。當雙方陳兵交通中梗之時。京城一隅。謠言蠱起。不知戰事結果。兵燹之痛苦如何。不知戰事遷延。食糧之斷給如何。人心皇皇。不可終日。乃大旱旣久。暴雨忽降。血肉相薄之交。竟占雷水之解。醞釀絕大之惡劇。不崇朝而烟消火滅。寧非神佛暗中護佑。吾民滅殺浩劫乎。方直皖

軼聞 神話記述

十四

宣戰伊始。食物價格。非常昂貴。京師人士。組設糧食救濟會。及平糶局。暨各種慈善事業。以救無告。並於三伏盛暑。赤日如熾之中。分赴各區。親給錢米。全活無算。或者大劫之免。其因此歟。茲者戰禍雖免。而北省則赤地千里。洵屬罕見之奇災。哀鴻遍野。餓殍載塗。赫赫上天。方鑒臨吾民之善惡。而爲懲勸之裁判。吾人欲求終免身家之劫。並救度一方一國之劫。其敢不敬慎恐懼。以圖利濟而迓天庥乎。

附 錄

孚佑帝君危言

轉錄河南廣善壇

天。地。之。道。一。闢。一。闔。人。世。之。道。一。亂。一。治。而。所。以。成。之。者。運。也。運。當。厄。則。天。地。閉。賢。人。隱。運。當。亨。則。龍。升。田。大。人。見。然。有。時。運。既。厄。矣。天。心。猶。不。忍。棄。之。必。先。降。災。異。以。警。之。生。禍。亂。以。覺。之。如。是。而。仍。不。悛。然。後。厄。運。乃。逮。焉。若。修。省。有。道。敷。治。有。方。則。禍。可。弭。厄。可。銷。所。謂。聖。賢。立。命。君。相。造。命。者。是。也。何。謂。修。省。軫。亂。憂。時。公。清。持。身。以。臨。民。也。何。謂。敷。治。祛。邪。崇。正。嚴。明。率。教。以。化。俗。也。今。時。際。屯。否。運。當。厄。塞。雖。有。賢。明。不。易。為。力。蓋。亦。教。之。失。當。而。已。教。也。者。立。政。固。國。撥。亂。反。正。化。成。移。俗。之。大。本。也。今。教。為。人。奪。者。多。矣。上。下。不。順。父。子。不。親。兄。弟。不。睦。夫。婦。不。和。朋。友。不。信。譎。詐。成。風。巧。偽。日。滋。視。孝。弟。如。萑。薺。目。忠。信。為。疥。癩。到。處。

附

錄 孚佑帝君危言

皆是盡人難免推原其故概以邪說之浸灌所致耳昔者之邪說人猶知其非也而今日之謬誤則舉世韙之莫敢異議孟子所謂邪說污行充塞仁義者真無過於此時焉夫安得不極力辨正之乎夫西學非盡悖於道也又非盡無精純之見也論其政則人權選舉有大同之風論其學則哲學物理極造化之妙其愛國也不惜身家以爲之其養民也不惜府庫倉廩以濟之民有公心而政無私舉國有清議而君無虐政講教則通國皆學論武則盡人皆兵故能龍飛虎踞爭雄一世然而父子之倫弗講也人民爲國或反遺棄其親夫婦之倫弗重也男女縱慾或反離棄其偶此正如無本之木雖蔓延勃然恐其榮華不多時也如無源之水雖洋溢沛然恐其迅流無多日也至於物質精美甲兵張盛亦不過如飄風驟雨之不能終朝耳今欲師之當擇其善者師其愛國爲公之德究其物質製造之學講其軍國民之教育從其公議政之約法即可追而及之有餘矣乃盲人。不察。並其惡習。謬行。而師法之。豈不危乎。民國以來。德政未。

加兵財不足而風薄俗敝反移易於毛毳鬻亂之風一變再變胡可收拾嗚呼見伊川之披髮者尙知其百年將化於戎也今之從人者不獨貌師之並將心化之矣貨財也巧僞也私欲也曰此乃手段也此乃運動也昔日所不可對人言者今公然言之公然行之無所顧忌正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時勢所趨風尙所靡激烈者既不免矯枉過正無識者復因之妄生事端若長此徜徉寢蠹寢壞將如洪水猛獸之害哮肆滔天吾恐後禍方大不止禮亡教失已也政治革命革之不已勢必至生計革命矣革之不已勢必至家庭革命矣革之不已勢必至社會革命矣至於社會革命則衣冠禽獸莫可識別能無深懼哉昔禹驅水以安民周公膺戎狄以固國孔子作春秋以防亂孟子闢楊墨以明道今風墮俗偷而時之君子更無一人引爲己責以從事於挽回者卽有矣而仗馬寒蟬類皆結舌噤聲莫敢發言卽言矣或屢經挫折或手無斧柯徒託空言無補實事余不揣窳陋竊有志於挽救然人神道殊愛莫能助亦不過以大義危

附 錄

李佑帝君危言

言發議論於木筆。乩書而已。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保教興國之重任。其必在今之一二賢人君子乎。凡有心於世道人心者。勿徒言而不行也。勿有始而鮮終也。勿見異而思遷也。勿畏難而苟安也。勿見利而搖奪也。勿懼謗而縮退也。持之則重如山。嶽行之則沛如江河。凜之則嚴於斧鉞。始於身心。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夫如是而天心不回。厄運不轉。國力不強。種族不興。者未之有也。迴狂瀾於既倒。作中流之砥柱。繼往聖之盛業。銷當今之大患。吾有厚望焉。

孚佑帝君迷信論

迷者理之妄信者天之誠無此理而認爲真者曰迷信夫鬼神之道大矣渺矣不可窮其極矣無而或有隱而或顯微而或著通天地之機闢造化之妙闔闢陰陽互通無礙鬼神之所以爲鬼神乃先天祖氣之聚真陽之凝爲靈魂爲道氣爲人爲以脫秉生長之能司造化之功亘萬古盡世界不隳不滅實有其質但非目力之所能得耳將來進化焉知鬼人無交通之理如必目見爲是則一

切科學上之理想事實如電如風如愛光則當發明之前必駭而却步今則認爲科學上之要點力加研究精進不已煤力衰電力盛日光窮愛光興鬼神之道亦由是耳前十年無鬼無神近數年科學昌明鬼神亦得而有證伍博士之鬼影豈虛也哉然則鬼神誠有跡可證有而謂無則所謂迷信者罵人自罵耳且國家社會得能保安甯秩序者固賴法律然法律祇可防已然已然而治是罔民也罔民之政仁者不爲故聖人垂裳而治四海昇平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天民是則神道設教良有以也十日所視永鑒在茲修身慎獨安用法爲今也人心不變法壞政亂並此鬼神亦將棄之行見四海鼎沸盜賊橫行浩浩大劫將無已矣故欲挽天心先勵人心使冥冥之中有所戒懼不敢稍滅天良膽大妄爲則平等自由庶得真情雖無政府已得安甯世界大同如此漸近則彼輩以管窺蠡測一見妄謂迷信者實有至理存焉而漫不加察亦可悲也然則不欲太平大同則已如欲太平大同則非究靈魂之學鬼神之道不可如欲究靈

魂之學。鬼神之道。須自小學培其基。使天命之性。不至相去日遠。惡習難改。則小學教師。豈可忽此道耶。燒香拜佛。愚夫蠢蠢。鬼也神也。端在自修。不能自修。雖拜無益。故曰。衆生無一吾滅度者。因自度也。然而村夫俗婦。焉明此道。故教說下。乘使彼見像生畏。漸現天真。則村夫俗婦之求神拜佛。賢者當不之責。文公刺潮州。設十殿閻羅。使民自怨自艾。民心方得挽救。奏平治之蹟。故始則闢佛。終則與釋氏爲友。而向之所深。詆毀者。漸改初心。不失聖門。賢哲唐代宗風。然則鬼神。鬼神豈是迷信。至人君子。備切苦心。以養以教。挽世沉淪。暑也不文。深悲世道。迷信論。

孚佑帝君扶乩論

扶乩術也。然術與理通。純正而無邪。至庸而無奇。此最難之術。非易言也。夫仙在虛空。飄渺之境。人逐勢利名祿之場。一純清。一至濁。欲其渾合。無間。同歸於化。不綦難乎。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先機之動。邪正最要。分明神之。

現。靈。乃。先。機。之。感。召。猶。立。竿。見。影。人。爲。竿。而。神。爲。影。非。先。機。動。於。人。而。神。爲。其。所。感。召。乎。故。扶。乩。之。術。以。人。之。邪。正。而。分。人。正。者。必。無。邪。說。人。邪。者。盡。屬。荒。誕。未。入。洗。伐。之。門。妄。冀。扶。乩。以。得。金。丹。之。道。未。培。心。地。之。善。妄。思。扶。乩。以。求。富。貴。之。榮。此。皆。邪。欲。焚。蒸。妖。怪。斯。作。何。有。仙。跡。之。可。尋。乎。

謹按本期要誌之首既敬刊 孚佑帝君照片復撰攝影記以述顛末因竊

見靈學叢誌內載 雲蔚仙子神光說 碧眼仙子述影諸篇推論鬼神光影至爲詳盡深足闡發真理茲錄於後以供研究靈學者參攷焉

雲蔚仙子神光說一

光之爲光。幽邃微奧。非可一言道破。迥異乎尋常所睹者。可睹者常。不可睹者奇。可睹者正。不可睹者變。常正。世所知也。奇變。世所罕有也。孰知其大不然乎。常正者。不過以世俗之目爲擬耳。出乎世俗之目者。更不知千萬億兆於茲。安能一一繩以世俗之目而已哉。夫光而曰神曰靈。其非爲恆有可知。恆有則光。

顯不恆有則光雖顯而不現非不現也人莫之現不曰人莫之現而責有光之
爲妄光本備具於一切質素有質素卽有光光不離質素卽質素非光不具不
成不合不化光之爲用大矣哉光之至者蔽而莫蔽不蔽人亦不蔽於人有可
蔽之道則蔽亦能蔽矣望之空空然洞洞然無深無厚無體無方內外一致表
裏同功不可以形迹求不可以涯際方至矣盡矣人以其不可求方直以爲無
之何嘗無也光之至也光至則隣於無此極反之理在俗目中過如此在靈眼
神眼慧眼法眼則無他可異殆自然之道耳自然至靜至清故能常寂常應寂
之至卽光之至光之至卽無之至世俗必欲以形質論光固不可云質獨更無
形耶無定形耳隨物爲形形若有之然非形則氣耳光者氣之發原而非氣也
有相之光非氣而必藉於氣至神光乃無相之光無相之光安能以有相之光
爲摹擬彷彿故但知有是光耳光如之何極其色極其彩卒不能形容盡致惟
其不能形容斯所以爲神光歟

雲蔚仙子神光說二

光而曰神。何也。光非神。不能顯神。無光不能逞神。者。光之體。光者神之用。鬼神皆有光。奚獨言神。鬼之光不著。神之光獨彰。不著非無光也。具而不顯。諸用也。神之光發越。故能遠。颺鬼之光慘淡。故不得揚。厲神之光似人。而非人。似鬼而非鬼。鬼之光降於人。神之光勝於人。此不待辨而知。有徵以鬼火燐燐者。此骸骨之光。非鬼之光也。骸骨之光。卽生人之遺也。故肉眼可得見之。鬼之光異乎人。人安得見之。故可見卽非鬼之光矣。惟有時於猝然之間。不覺之隱。急睹有閃鑠。瞳簾者。一瞥卽不復見。此偶然得之。非有意燭之也。故世有靜眼其人者。能悉鬼神之情狀。蓋其目異乎常人。故能見所不可見。然恆人亦未嘗不一偶及也。謂之變可耳。鬼光之難見如是。神光雖曰發揚。其難見無異鬼之光。特其見之之道。迥然別耳。能見鬼者。以靜稱固然。其實偏於陰也。能見神者。雖同曰靜。然其實明也。蓋陰勝者能見鬼。陽明者方見神。二途不同。歸安得以見鬼之。

附 錄

雲蔚仙子神光說二

理見神。遂誘於靜之云乎。如巫覡之類。所親者鬼也。非神也。其心地宜於鬼而
不宜於神人也。若蓄道德者。始可有以自別。故同一巫覡。復有鬼也。妖也。狐也。
仙也。神也。名色種種不一。一言以蔽之。鬼魅邪崇而已。遽得謂足以禍福人哉。
而人明於事鬼。昧乎事神。事神者。非佞媚狀。至蚩陋者。比例等視。實由光明磊
落之心。迹有以感迓天庥。非求之而自得之。得之光之發揚。足合聰明正直之
德。卽所以見神之理也。道也。非術也。若師巫之以術者。不取焉。此神鬼之所以
分。一上達一下趣之由。而人不悟。鮮有不自混其靈光。而陷入餓鬼道者。殊可
憫也。欲見神光。其涵養靈燄。至發揚便得。此易爲之事。曰光愈韜而愈明。神愈
靜而愈生也。

碧眼仙子述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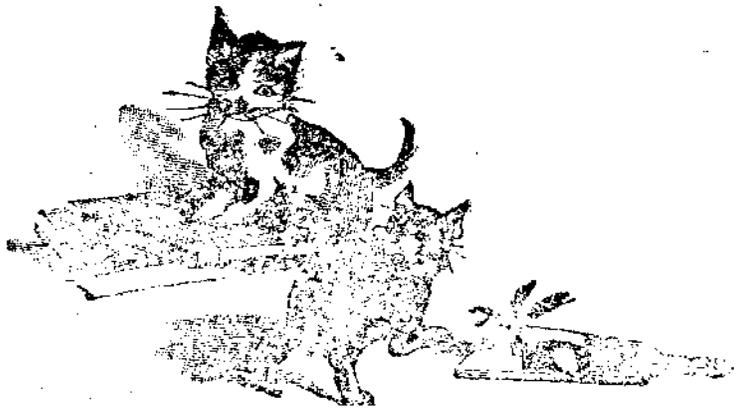
影者。光之濃淡。隱顯向背。偏完之理。所詣有。近而反淡。遠而反濃。以尋常揣度。
則異於。是以鬼神渺茫之理。觀之。殆不必然。亦不當然。蓋鬼神之光。由於自發。

非若人物之受光明影。雖向日不見其增。雖背暗不見其減。故論光之強弱。卽視功果之崇卑。功卑則光隱。果崇則光顯。過隱則泯。其相過顯則暴。其炎均不。均也。其克中者。像晰而明。非以常理言。以實理言也。譬如照日。可易得歟。此暴其炎也。又如照暗。可有見歟。此泯其相也。而人物得光之適者。則均現。現者不過不及也。若物當光烈或不露光。其形如之。何一見皎然。一見闇然而已。何像之可得。像以光現。光強弱爲中。強宜於暗。弱宜於明。遠則光暉。近則光旭。光射者。小瞳孔以歛之光。瞪者放瞳孔以迎之光。之鉅細準於是矣。臨光者。猶臨日也。神仙自發光。故其攝猶攝日也。光自發者不同。攝受光也。故受影與成影。各不侔。今旣臨發光。非臨受光。則亦不以常理限矣。

附

錄

碧眼仙子逸影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出版



每冊現大洋四角
全卷十二冊大洋四元

編輯者

悟

善

社

北京宣內松樹胡同四十八號

電話西局二千三百三十號

印刷者

光華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宣武門外海北寺街
電話南局一四二九

